



□ 12
476
12



十三經注疏

毛詩二

仁12  
476  
12

門 12  
卷

彼  
18  
12

學東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邶柏舟詁訓傳第二

日邶南曰邶東曰衛衛在汲郡朝歌縣時康叔正封于衛其  
未子孫稍并兼彼二國混其地而名之作者各有所傷從其  
本國而異之故有邶邶衛之詩王肅同從此訖臨七月十二  
國並變風也邶蒲對反本又作鄩宇林方代反柏音百字又  
栢作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邶 邶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正義曰地

為三國詩風邶邶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  
千里也。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正義曰案禹貢  
大行屬冀州地理志云大行在河內山陽縣西北以詩言楚  
丘桑中淇水漕浚皆在山東故皆云在大行之東大行屬河  
內河內即紂都而西不踰大行者蓋其都近西也。北踰衡  
漳。正義曰鄭注禹貢云衡漳者漳水橫流地理志云漳水

詩疏



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  
孺子謂成王也知管叔周公之兄者孟子文也。周公避之  
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  
迎之反而遂居攝。正義曰知者準的金滕之文如鄭注金  
滕周公初出成王年十三避居二年成王年十四秋大熟遭  
雷風成王迎而反之是成王年十五避居三年云二年者不  
數初出之年故也。三監導武庚叛。正義曰書序云武王  
崩三監及淮夷叛注云周公還攝政懼誅因開導淮夷與俱  
叛居攝一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自崩始也又書  
傳曰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管蔡疑周公而流  
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見疑  
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君導之祿  
父遂與三監叛則三監亦導之矣故左傳曰管蔡啓商君間  
王室是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正義曰成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書序文也彼注云黜殷命謂誅武庚是  
也既殺武庚復伐三監為異時伐者以書序黜殷命伐管蔡  
別文言之明非一時也殺武庚伐三監皆在攝政二年故書  
傳曰二年克殷注云誅管蔡及祿父等也。更於此三國建  
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正義曰以未可建  
諸侯故置三監今既伐三監明於此建諸侯矣書序曰成王

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攝政二年伐管蔡  
四年建侯於衛則伐管蔡封康叔異年而書序連言之者注  
云言伐管蔡者為因其國也王肅康誥注云康國在千里  
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為衛侯鄭無明說義或當然或者康  
地盡封康叔故知更建諸侯也妹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  
叔云明大命于妹邦注云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  
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又季  
札見歌邶鄘衛言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故知為之長。後世  
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正義曰以康叔不得二國故  
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其  
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  
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  
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并於衛不必一時滅之故  
云稍并兼也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  
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之  
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  
虔依以為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  
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  
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正義曰衛世家云康叔卒子康伯

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連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  
貞伯立卒子頃侯立除頃侯故七世也又曰頃侯厚賂周夷  
王夷王命為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此鄭數君世諸國不同齊  
陳并數有詩之君此及曹不數頃公共公又不數及魯則并  
數此皆隨便而言不為例也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  
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正義曰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  
河廣泉水竹竿述夫人衛女之事而得分屬三國者如此譜  
說定是三國之人所作非夫人衛女自作矣泉水竹竿俱述  
思歸之女而分在異國明是二國之人作矣女在他國衛人  
得為作詩者蓋大夫聘問往來見其思歸之狀而為之作歌  
也唯載馳一篇序云許穆夫人作也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  
馳列女傳稱夫人所親作或是自作之也若許穆夫人所作  
而得入鄘風者蓋以於時國在鄘地故使其詩屬鄘也木瓜  
美齊猗嗟刺魯各從所作之風不入所述之國許穆夫人之  
詩得在衛國者以夫人身是衛女薛為衛發故使其詩歸衛  
也宋襄之母則身已歸宋非復宋婦其詩不必親作故在衛  
焉并邶鄘分為三國鄭并十邑不分之者以鄭在西都十邑  
之中無鄭名又皆國小土風不異不似邶鄘之地大與衛同  
又先有衛名故分之也雖分從邶鄘其實衛也故序每篇言  
衛明是衛詩猶唐實是晉故序亦每篇言晉也其秦仲陳佗

皆以字配國當諡號之稱舜為國名而施也若異國之君必  
以國配諡恐與其君相亂若河廣宋襄木瓜齊桓猗嗟魯莊  
公之輩是也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先故世  
家頃侯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卒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  
和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  
以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奧雖同是  
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政美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  
為後也凡編詩以君世為次此三國當其君之時或作或否  
其有詩者各於其國以君世為次也世家曰武公即位脩康  
叔政百姓和集五十年卒子莊公楊立二十三年卒太子完  
立是為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  
桓公而自立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  
為宣公十九年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四年奔齊立公子黔  
牟黔牟立八年惠公復入三十三年卒子懿公赤立九年為  
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元年卒立弟熒是為文公  
此其君次也序者或以事明主或言其世或終始備言或與  
初見末義相發明要在理著而已若一君止一篇者明言號  
諡多則文有詳畧邶柏舟云頃公之時則頃公詩也綠衣莊  
姜傷已妾上僭當莊公時則莊公詩也詩述莊姜而作故序  
不言莊公也燕燕云莊姜送歸妾也妾非夫人所當出出不

當夫人送今云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日月終  
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北首州吁詩也雄雉匏  
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  
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  
詩也鄘柏舟云共伯蚤死其妻守義明武公時作則武公詩  
也牆有茨公子頑通於君母君母則惠公母則惠公詩也鷄  
之奔奔云宣姜亦是惠公之母則君子偕老桑中在其間亦  
皆惠公詩也定之方中蝮蝮相鼠干旄序皆云文公文公詩  
可知載馳序云懿公為狄人所滅露於漕邑則戴公詩也在  
文公下者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爛於下耳衛淇奧云美武  
公則武公詩矣考槃碩人序皆云莊公則莊公詩也氓云宣  
公則惠公詩也河廣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母雖父所出而文  
公繫於襄公明襄公即位乃作襄公以魯僖十年即位二十  
年卒終始當衛文公則文公詩矣伯兮云為王前驅有狐序  
云衛之男女失時皆不言謚在河廣木瓜之間則似文公詩  
矣但文公惠公之時無從王征伐之事惟桓五年秋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當宣公時則伯兮宣公詩也伯兮既為宣  
公詩則有狐亦非文公詩也文公滅而復與詩無刺者不得  
有男女失時之歌則有狐亦宣公詩也與伯兮俱爛於此本

在芄蘭之上序者於氓舉國公以明下故不復言宣公耳推  
此則換爛在作序之後故舉上明下若本第於此則伯兮宜  
言謚以辨嫌不宜越芄蘭河廣而蒙氓詩之序也木瓜云齊  
桓公救而封之則文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知之也  
然鄭於其君之下云某篇某作者準其時之事而言其作未  
必即此君之世作也何則文王之詩有在成王時作者是不  
必其時即作也春秋之義未踰年不成君而州吁以春秋君  
九月死於濮不成君而得有詩者以其已在君位百姓蒙其  
惡故得作詩以刺之也柏舟共姜自誓不為共伯詩者以其  
伯已死其妻守義當武公之時非共伯政教之所及所以為  
武公詩也諸變詩一君有數篇者大率以事之先後為次故  
衛宣公先蒸於夷姜後納伋妻邸詩先匏有苦葉後次新臺  
是以事先後為次也舉此而言則其餘皆以事次也牆有茨  
鷄之奔奔皆刺宣姜其篇不次而使桑中間之則編篇之意  
或以事義相類或以先後相  
次序注無其明說難以言之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君近小人則賢疏柏  
者見侵害。柏木名頃音傾近附近之近

不得進仕故言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以言亦汎其流明與

小人並列也言不能奮飛是在位不忍去也穀梁傳曰遇者

何志相得是不得君志亦為不遇也二章云薄言往愬逢彼

之怒是君不受己之志也四章云觀汎彼柏舟亦汎其

閔既多受侮不少是賢者見侵害也汎彼柏舟亦汎其

流興也汎汎流貌柏木所以宜為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

水中興者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人並列亦猶是也汎

汎敷劔反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耿

耿不寐如有隱憂耿耿猶微也隱痛也箋云仁人既

景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疏

汎彼至以遊。正義曰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此柏

木之舟宜用濟渡今而不用亦汎汎然其與眾物俱流水中

而已以興在列位者是彼仁德之人此仁德之人宜用輔佐

今乃不用亦與眾小人並列於朝而已仁人既與小人並列

恐其害於己故夜徹傲然不能寐如人有痛疾之憂言憂之

甚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而忘此憂但此憂之深非敖遊可

釋也。汎流至濟渡。正義曰竹竿云檜楫松舟菁菁者莪

云汎汎揚舟則松楊皆可為舟言柏木所以宜為舟猶

舟喻仁人之意言柏木所以宜為舟也。我心匪鑿不可

以茹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箋云鑿之察形但知方圓白

外內心度知之。監本又作鑿甲暫反鏡亦有兄弟不

可以據據依也箋云兄弟至親當相據依言亦有不相據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彼怒協韻乃路反。疏我心

怒。正義曰仁人不遇故自稱已德宜所親用言我心非如

鑿然不可以茹也我心則可以茹何者鑿之察形但能知外

之方圓白黑不能度知內之善惡真偽我心則可以度知內



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言兄弟者正謂君與己為兄弟也故逢彼之怒傳曰彼彼兄弟正謂逢遇君之怒以君為兄弟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堅尚可轉席平尚可卷箋云言已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卷眷勉反注同。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儀耳棣棣富音代選雪充反選也儼魚檢反本或作嚴音同徒帝反又

**疏**  
我心至可選。正義曰仁人既不遇故又陳已德以怨於君言我心非如石然石雖堅尚可轉我心堅不可轉也我心又非如席然席雖平尚可卷我心平不可卷也非有心志堅平過於石席又有儼然之威俯仰之儀棣棣然富備其容狀不可具數內外之稱其德如此今不見用故已所以怨。傳君子至可數。正義曰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

經之威也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是也言威儀棣棣然富備而閑曉貫習為之又解不可選者物各有其容遭時制宜不可數昭

九年左傳曰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是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愠怒也悄悄憂貌箋云羣小眾小人在君側者。悄悄七小反愠憂運反。

**觀閔既多受侮不**

**少**  
閔病也。遺古豆反本或作觀侮音武徐又音茂。

**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箋云言我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安

辟本又作擘避亦反標符小反拊音撫。疏憂心至有標。人於我既多又我受小人侵侮不少故怨之也既不勝小人所

**居月諸胡迭而微**  
也君道當常明如日月臣象也微謂虧傷

**心之憂矣如**

**匪澣衣**  
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憤古對反。靜言思之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

○迭待結反韓詩作或音同云或常也。○心之憂矣如。○靜言思之。

○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憤古對反。○靜言思之。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靜言思之。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靜言思之。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靜言思之。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靜言思之。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靜言思之。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靜言思之。

○君失道而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箋云臣

疏

日居至

正義曰日當常明月即有虧今日何為與月更迭而虧傷乎猶君何為與臣更迭而屈伸乎日實無虧傷但以日比君假以言之耳君既失道小人縱恣仁人不遇故心之憂矣如不澣之衣衣不澣憤辱無照察似己之憂煩憤無容樂仁人憂不自勝言我安靜而思君惡如是意欲逃亡但以君臣之故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鳥能擇木故取譬焉○箋日居至月然。正義曰禮器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之分夫婦之位則日月喻夫婦也孝經識曰兄日姊日又喻兄弟以其陰陽之象故隨尊卑為喻居諸者語助也故日月傳曰日乎月乎不言居諸也檀弓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云居語助也左傳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服虔云諸辭是居諸皆不為義也微謂虧傷者禮運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是也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箋云微謂不明也以爲日月之食知此微非食者以經責日云何迭而微是日不當微也若食則日月同有何責云胡迭而微故知謂虧傷也彼十月之交陳食事故微謂食與此別○箋臣不至之至。正義曰此仁人以兄弟之道責君則同姓之臣故恩厚之至不忍去也以箴膏盲云楚鬻拳同姓有不去

之恩論語註云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明同姓之臣有得去之道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

詩也

齊當爲祿故作綠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莊公夫人

呼驕。綠毛如宇綠東方之間色也鄭改作祿吐亂反篇內各同妾上時掌反注上僭皆同僭賤念反吁況于反變補計反諡法云賤而得愛。疏日作綠衣詩者言衛莊姜傷已也由賤妾爲君所嬖而上僭夫人失位而幽微傷已不被寵遇是故而作是詩也四章皆傷辭此言而作是詩及故作是詩皆序作詩之由不必卽其人自作也故清人序云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非高克自作也雲漢云百姓見憂故作是詩非百姓作之也若新臺云國人惡之而作是詩碩人云國人憂之而作是詩卽是國人作之各因文勢言之非一端不得

為例也。箋：綠當至吁驕。正義曰：必知綠誤而祿是者，此綠衣與內司服綠衣字同。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五服不言色，唯綠衣言色，明其誤也。內司服注引雜記曰：夫人復稅衣，綸翟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祿衣言祿衣者，甚眾字，或作稅，此綠衣者實作祿衣也。以此言之，內司服無祿衣而禮記有之，則祿衣是正也。彼綠衣宜為祿衣，故此綠衣亦為祿衣也。詩者詠歌，宜因其所有之服而言，不宜舉實無之綠衣以為喻。故知當作祿也。隱三年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是齊女，姓姜氏也。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是州吁之母嬖也。又曰：有寵而好兵，石碏諫曰：寵而不驕，鮮矣。是州吁驕也。定本妾上僭者謂公。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興也。綠，間色，黃，正色。箋云：綠兮衣兮者，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眾妾亦以貴賤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皆以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僭。○裏音里。問，間廁之間。鞠，居六反。言如菊花之色也。又去六反。言如麴塵之色。王后之服，四曰鞠衣，色黃也。展，知彥反。字亦作檀。音同。王后之服，五曰檀衣，色白。檀，音沙。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憂雖欲自止，疏。綠兮至其已。毛以間色之綠不當為衣，何時能止也。疏。猶不正之妾不宜嬖寵，今綠兮乃為衣兮，間色之綠今為衣而見正色之黃，反為裏而隱以興今妾兮，乃蒙寵兮不正之妾，今蒙寵而顯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微綠，衣以邪干正猶妾以賤陵貴夫人既見疏遠，故心之憂矣，何時其可以止也。鄭以為婦人之服有祿衣，今見妾上僭，因以祿衣失制喻嫡妾之亂言祿兮衣兮，祿衣自有禮制，當以素紗為裏，今祿衣反以黃為裏，非其制也。以喻賤兮妾兮，賤妾自有定分，當以謙恭為事，今賤妾反以驕僭為事，亦非其宜。妾之不可陵尊猶衣之不可亂制，汝賤妾何為上僭乎。餘同。○傳：綠，間色，黃，正色。正義曰：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故云綠間色，黃正色。言間正者，見衣正色，不當用間。故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王肅云：夫人正嫡而幽微，妾不正而尊顯是也。○箋：綠兮至，上僭。○正義曰：祿衣黃裳，為非制。明綠兮衣兮，言其自有禮制也。禮制者，素紗為裏是也。又言諸侯夫人祭服以下至祿衣，黑者，解以祿衣為喻之意。由諸侯之妾有祿衣，故假失制以喻僭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綸翟衣，綸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后從王祭先王，則服綸翟。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亦三翟為祭服。眾妾不得服。

之故鞠衣以下衆妾以貴賤之等服之也內命婦之服又曰辨外  
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素紗注云內命婦之服鞠衣九  
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鄭以經稱命婦之服王之三  
夫人與諸侯夫人名同則不在命婦之中矣故注云三夫人  
其闕翟以下乎自九嬪以下三等故爲此也夫人於其國  
與王后同明鞠衣以下衆妾各以其等服之可知也此服既  
有三則衆妾亦分爲三等蓋夫人下姪娣鞠衣二媵展衣其  
餘祿衣也知鞠衣黃展衣白祿衣黑者以士冠禮陳服於房  
中爵弁服皮弁服玄端及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爵弁服皮  
弁服祿衣以祿衣當玄端玄端黑則祿衣亦黑也故內服注  
以男子之祿衣黑則知婦人之祿衣亦黑也又子羔之襲祿  
衣纁袖用纁則衣用黑矣祿衣既黑以四方之色逆而  
差之則展衣白鞠衣黃可知皆以素紗爲裏者以周禮六服  
之外別言素紗明皆以素紗爲裏也今祿衣反以黃爲裏非  
其制故以喻妾上僭也然則鞠衣展衣亦不得以黃爲裏非  
黃爲裏獨舉祿衣者詩人意所偶言無義例也○**綠兮衣**  
**兮綠衣黃裳**上曰衣下曰裳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  
○嫡本亦作**疏**綠衣黃裳○毛以爲間色之綠今爲衣而  
適同丁歷反**疏**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處下以與不正

之妾今蒙寵而尊正嫡夫人反見疏而卑前以表裏與幽顯  
則此以上下喻尊卑雖嫡妾之位不易而莊公禮遇有薄厚  
也鄭以婦人之服不殊裳祿衣當以黑爲裳今反以黃爲裳  
非其制以喻賤妾當以謙恭爲事今反上僭爲事亦非其宜  
○箋婦人至同色○正義曰言不殊裳者謂衣裳連連則色  
同故云上下同色也定本集注皆云不殊衣裳喪服云女子  
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髮衰三年直言衰不言裳則裳與衰  
連故注云不言裳者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也知非吉凶異者  
士昏禮云女次純衣及禮記子羔之襲祿衣纁袖爲一稱譏  
襲婦服皆不言裳是吉服亦不殊裳也若男子朝服則緇衣  
素裳喪服則斬衰素裳吉凶皆殊衣裳也**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箋云亡之言忘也○**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  
女反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責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  
織故本於絲也○女崔云毛如字鄭音汝行下孟反下同以  
上時掌反衣織**我思古人俾無訛兮**古人謂制禮者我  
於既反下音志**我思古人俾無訛兮**古人謂制禮者我  
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俾卑爾  
反沈必履反訛音尤本或作尤差初賣反又初佳反○**疏**

綠兮至訖兮。毛以為言綠兮而由於絲兮。此女人之所治。以興使妾兮而承於嫡兮。此莊公之所治。由絲以為綠。即綠為末。絲為本。猶承嫡而使妾。則妾為卑。而嫡為尊。公定尊卑。不可亂。猶女治絲。本末不可易。今公何為使妾上僭而令尊卑亂乎。莊姜既見公。不能定尊卑。使已微而妾顯。故云我思古之君子。妻妾有序。自使其行無過差者。以莊公不能然。故思之。鄭言為祿衣兮。當先染絲而後製衣。是汝婦人之所為。兮。汝何故亂之。先製衣而後染。使失制度也。以興嫡在先而尊。貴妾在後而卑。賤是汝賤妾之所為。汝何故亂令妾在此。妾上僭。違於禮制。故我思古制禮之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者。禮令下不僭上。故思之。傳。綠末絲本。以喻妾卑嫡尊也。上章言其反。幽顯此章責公亂尊卑。箋。女妾至於絲。正義曰。以此詩傷妾之僭。已故知汝汝妾之上僭者。大夫以上衣織。故知先染絲。後製衣。染絲製衣。是婦人之事故。言汝所治為也。此衣非上僭之妾所自治。但衣者。婦人之事故。言汝所失製。以喻妾之上僭耳。故汝上僭之妾。言汝反亂之。喻亂嫡妾之禮也。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本末者。以先染絲為本。後製衣為末。大意與毛同。但毛以染綠為末。箋以

製衣為末耳。箋亦以本喻嫡。以末喻妾。故云亂嫡妾之禮。責之以本末之行。又解本絲之意。由大夫以上衣織。故本之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者。玉藻云。士不衣織。士不得明。大夫以上得也。染人掌染絲。帛染絲。謂衣織者也。上

**其以風** 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淒七西反。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 古之君子實得我心也。箋云。古之聖人

至我心。○毛以為為絺兮。絺兮當服之。以暑時。今用之於淒。其以風之月。非其宜也。以興嫡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今使之。然以亂之。亦非其宜也。言絺兮。妾兮當節之。以禮今使之。故莊姜云。我思古之君子。定尊卑。實得我心。○鄭以為言絺兮。絺兮不當暑。今以待淒。然寒風失其所以。與賤兮。妾兮所以守職。今以上僭於尊位。亦失其所。故思古之人。制禮使妻妾貴賤有次序。令妾不得上僭者。實得我心也。○傳。淒寒風。○正義曰。四月云。秋曰淒。淒寒涼之名也。此連云。以風故云。寒風也。○傳。古之君子。○正義曰。傳以章首二句皆責。莊公不能定其嫡妾之禮。故以為思古之君子。謂能定尊卑。使妻妾次序者也。○箋。古之聖人。制禮者。○正義曰。箋以上二句皆責。妾之上僭。故以為思古之聖人。制禮者。使貴賤



至於郊外之野既至於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  
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如雨然也上二句謂其將行  
次二句言已在路下二句言既訣之後○傳燕燕○正義  
曰釋鳥鶯周燕燕○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鶯周名燕燕又  
名鳥郭璞曰一名玄鳥齊人呼鳥此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  
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鳥乙字異音義同郭氏  
一音鳥拔反○箋差池至衣服○正義曰差池者往飛之之  
貌故云舒張其尾翼實翼也而兼言尾者以飛時尾亦舒張  
故也鳥有羽翼猶人有衣服故知以羽之差池喻領視衣服  
既飛而有上下故以頡之頡之喻出入前却既上下而有音  
聲故以上下其音喻言語大小取譬連類各以其次○燕  
箋婦人送迎不出門○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左傳文○燕

**燕于飛頡之頡之**  
頡戶郎反上時  
掌反篇內皆同  
頡之明頡頡非一也故知上曰頡下曰頡下經言下上其音  
音無上下唯飛有上下耳知飛而上為音曰上音飛而下為  
音曰下  
音也○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將行也箋云  
將亦送也  
瞻望弗

**及佇立以泣**  
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  
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箋云下上其音  
與戴嬌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激經歷反  
之子于歸

**遠送于南**  
陳在衛南○南如字沈云協句直  
乃林反今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瞻望弗

**及實勞我心**  
實是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戴  
嬌字也任大塞淵深也箋云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  
行孝友睦姻任恤○任入林反沈云鄭而嬌反塞墜於例反  
崔集注本作實行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  
惠順也箋云  
下孟反下篇同  
溫謂顏色和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勗勉也箋云戴嬌思先君  
善也  
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  
也○勗因玉反徐又況目反  
疏  
姜既送戴嬌而思其德行  
及其言語乃稱其字言仲氏有大德行也其心誠實而深遠  
也又終當顏色溫和且能恭順善自謹慎其身內外之德既  
如此又於將歸之時思先君之故勸勉寡人以禮義也○鄭  
唯任字為異言仲氏有任之德能以恩相親信也○傳仲戴

至任大。正義曰：婦人，不以名行，今稱仲氏，明是其字。禮記男女異長，注云：各自為伯季，故婦人稱仲氏也。任，大釋，詰文也。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箋：任者，至任恤也。正義曰：箋以此二句說戴嬌之操行，故知為任恤。言其能以恩相親信也。故引六行之任，以證之。周禮注云：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姻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於憂貧。箋：戴嬌至禮義。正義曰：以勸勉之，故知是禮義也。坊記引此詩，注以為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荅吳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

###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難，乃且反。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

以至困窮而疏日居。日居，四章章六句。至困窮。○正義曰：作是詩也，誤。日居，本俗本。以日居，困窮之詩者，誤也。日居，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

月諸照臨下土。日居，本俗本。以日居，困窮之詩者，誤也。日居，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常道。

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逝，逮古也。箋云：之人，是及我者，不以故處甚違其初。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時。○處，昌慮反。又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定止也。箋云：寧猶會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會不顧念我之言，是其所以不能定也。○顧，本又作顧。如字。徐音

古此亦協韻。○疏。日居，至我顧。○正義曰：言日乎，以照晝月也。後放此。○疏。日居，至我顧。○正義曰：言日乎，以照晝月

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政，當亦同德齊意，以治理國事如此，是其常道。今乃如是，人莊公其所接及

我夫人，不以古時恩意處遇之，是不與之同德齊意。失月配日之義也。公於夫婦尚不得所於舉事，亦何能有所定乎？適

曾不顧念我之言而已，無能有所定也。○傳：逝逮。○正義曰：釋言文也。又曰：逮及也。故箋云：其所以接及我者，下章傳云：不及我，以相好皆為及也。顧，下章傳亦宜。倒讀云：不及我，以

故處也。雖倒義與鄭同，但鄭順經文，故似與傳異耳。○箋是

其至定完。○正義曰：此本傷君不荅於己，言夫婦之道尚如

是於眾事何能有所定乎？然則莊公不能定事之人，鄭引

不能定事之驗，謂莊公不能定完者，隱三年左傳曰：公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不禁，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



未也階之為禍是公有欲立州吁之意故杜預云完雖為莊  
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為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  
為己子不言為太子而世家云命日居月諸下土是冒  
冒覆也箋云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不及我以相好  
覆猶照臨也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甚於己薄  
也○好呼報反注同王崔中毛如字胡能有定寧不我  
報盡婦道而不得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  
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意之聲語於我也○語魚據反胡能有定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君  
有所定使是無良可忘也疏始照月之盛望皆出東方言月盛之時有  
與日同以興國君也夫人也國君之平常夫人之隆盛皆秉  
其國事夫人之盛時亦當與君同如此是其常今乃如之人  
莊公會無良善之德音以處語夫人是疏遠已不與之同位  
失月配日之義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使是無良之行可

忘也○傳日始至東方○正義曰日月雖分照晝夜而日恒  
明月則有盈有闕不常盛盛則與日皆出東方猶君與夫人  
雖各聽內外而君恒伸夫人有屈有伸則與君同居尊位  
故箋云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箋無善至于我○正義  
曰如箋所云則當倒讀云無良德音日居月諸東方白  
謂無善恩意之音聲處語我夫人也  
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云畜養卒終也父兮母兮  
母乃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述循也箋云不循  
亦作術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

能正也止也疏終風四章章四句至不能正○正義曰

篇言難見侮慢是暴戾見侮慢之事此篇終風且暴顧我則

**笑**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箋云既竟日風矣而又有甚惡其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風之無休止而其間之無故心之甚。終風韓詩云西風也。○**謔浪笑敖**言謔不敬。○**謔許約反浪力莽反韓詩云起**也笑本又作笑俗字也悉妙反敖五報反。○**中心是悼**箋云傷其如是然而已。○**疏**風且其間有暴疾以興州吁既不善不能得而止之。○**調笑而敖慢已莊姜無如之何中心以是惱傷傷其不能止**之。○**傳暴疾。正義曰釋天云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為風之暴疾故云疾也。○**傳言戲謔浪意明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也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此連云笑敖故為不敬也。○**終風且霾**霾雨土也。○**敬洪與云善戲謔兮明非不敬也。○**終風且霾**霾雨土也。○**反徐又莫戒反雨于**○**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箋云肯付反風而雨土為霾。○**莫往莫來悠悠我**來至我旁不欲見其戲謔。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如字古協思韻多音梨他皆放此。******

**思**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疏**終風至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又有暴甚雨土之時以興州吁常為不善又有甚惡志怒之時州吁之暴既如是又不肯數見莊姜時有順心然後肯來雖來復侮慢之與上互也州吁既然則無子道以來事已莫來也由此已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是莫往也今既莫往莫來母子恩絕悠悠然我心思之言思其如是則悠悠然也。○**鄭唯惠然肯來為異以上云顧我則笑是其來無順心明莊姜不欲其來且州吁之暴非有順心肯來也故以為若有順心則可來我傍既無順心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傳霾雨土。正義曰釋天云風而雨土為霾孫炎曰大風揚塵上從上下也。○**傳人無至加之。○**終風且**以本由子不事己乃不得以母道往加之故先。○**解莫來後解莫往**經先言莫往者蓋取便文也。○**不寐願言則嚏**嚏願思也嚏讀當為復扶富反。○**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願思也嚏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韋本又作嚏又作********

靈舊竹利反又丁四反又猪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噫音  
都麗反劫也居業反本又作踏音同又渠業反孫毓同崔云  
毛訓逮為故今俗人云欠欠故是也張口也咳開愛反則  
伸志倦則故案音丘據反玉篇云坎欠張口也咳開愛反則  
**疏**終風至則噫。毛以為天既終日風且復陰而噫不見  
喜悅矣而又甚州吁既暴如是矣莊姜言我寤覺而不能寐  
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噫。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漸也  
在箋。箋既竟至亂甚。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漸也  
言且噫者且陰往。正義曰此州吁暴益甚故見其漸也  
則陰雲益甚天氣彌闇故云。州吁之闇亂甚也。且復云噫  
喻其闇又噫彌益其闇故云。州吁之闇亂甚也。且復云噫  
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噫劫而不行。踏與劫音義同也。定本  
集注並同。箋噫讀至遺語。正義曰內則云子在父母之  
所不敢噫噫噫咳此讀如之也。言汝思我心如是解經之願  
也。言我則噫解經言則噫也。稱俗人云者以俗之所傳有驗  
於事可以取之左傳每引諺曰詩稱人亦有言是古有用俗  
驗之。噫噫其陰。噫噫然。虺虺其雷。暴若震雷之。寤

言不寐願言則懷。懷傷也。箋云懷安也。女思我心如  
以意求之疑者。疏。噫噫至則懷。毛以為天既噫噫然其  
更出虺虛鬼反。常陰又虺虺然其震雷也。以與州吁之  
暴如是故莊姜言我夜覺常不寐願以母道往加之我則傷  
心。鄭唯下句為異言汝州吁思我心如是則安。傳如  
常陰噫噫然。正義曰上終風且噫且其間有噫時不常陰  
此重言噫噫連云其陰故云常陰也。言噫復噫則陰噫之甚  
也。爾雅云陰而風為噫。則此噫亦有風但前風有不陰故噫  
連終風此則常陰故直言云噫有風可知也。傳暴若至虺然  
正義曰兩雷則殷殷然此喻州吁之暴故以為震雷  
奮擊之聲虺虺然十月之交曰燐燐震電皆此類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  
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將者將兵  
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春秋傳曰宋殤公  
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

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  
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  
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是  
也伐鄭在魯隱四年○將子亮反泮將者同殤音傷馮本亦  
作憑同皮水反蔡從同疏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正義  
才用反下陳蔡從同曰擊鼓五章章四句至無禮○正義  
吁用兵暴亂乃使其大夫公孫文仲為將而興兵伐鄭又欲  
成其伐事先告陳及宋與之俱行故國人怨其勇而無禮怨  
與刺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患恨刺者責其愆咎大同  
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刺上政譜云刺怨相尋是也言用  
兵暴亂者阻兵而安忍暴虐而禍亂也古者謂戰器為兵左  
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  
號人亦曰兵左傳曰敗鄭徒兵此箋云將者將兵是也然則  
此序云用兵者謂用人兵也經云踊躍用兵謂兵器也國人  
怨其勇而無禮經五章皆陳兵役之怨辭○箋將者至隱四  
年○正義曰知將兵伐鄭者州吁以隱四年春弑君至九月  
被殺其中唯夏秋再有伐鄭之事此言州吁用兵暴亂是伐  
鄭可知時無伐陳宋之事而經序云平陳與宋傳有告宋使  
除君害之事陳侯又從之伐鄭故訓平為成也告陳與宋成  
其伐事也春秋曰以下皆隱四年左傳文也引之以證州吁

有伐鄭先告陳之事也末言在魯隱四年者以州吁之立不  
終此年唯有此伐鄭之事上直引傳曰其年不明故又詳之  
也宋殤公之即位公于馮所以出奔鄭者殤公宋穆公之兄  
子公子馮則其子也穆公致位於殤公使馮避之出居於鄭  
也鄭人欲納之欲納於宋以爲君也先君之怨服杜皆云隱  
二年鄭人伐衛是也譜依世家以桓公為平王三十七年即  
位則鄭以先君為桓公矣服虔云莊公非也言求寵於諸侯  
者杜預云諸侯雖篡弑而立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欲求此  
寵也言以除君害者服虔云公于馮將為君之害言以賦與  
陳蔡從者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正謂以兵  
從也傳又說衛州吁欲和其民宋殤公欲除其害故二國伐  
鄭所以陳蔡亦從者是時陳蔡方親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春秋之例首兵者為主今伐鄭之謀則吁為首  
所以衛人敘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  
故敘衛於陳蔡下傳唯云告宋使為主此箋先言告陳與宋  
者以陳亦從之衛告可知但傳見使宋為主故不言告陳與宋  
事此言平陳與宋擊鼓其鏜踊躍用兵也鏜然擊鼓聲  
故箋兼言告陳也擊鼓其鏜踊躍用兵也鏜然擊鼓聲  
謂治兵時○鏜吐當反上國城漕我獨南行也箋云

上國城漕我獨南行

此言眾民皆勞苦也或役土功於國或脩理漕城而疏擊鼓其聲鏗然使士眾皆踊躍用兵也軍士將行以征伐為苦言今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南行不得在國也。傳鏗然至用兵。正義曰司馬法云鼓聲不過闕字雖異音實同也左傳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又曰金鼓以聲氣故先擊其鼓而眾皆踊躍用兵也。箋此用兵謂治兵時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傳漕衛邑。正義曰定之方中序云野處漕邑載馳序云露於漕邑是也。箋此言至之甚。正義曰州吁虐用其民此言眾民雖勞苦猶得在國已從征役故為尤苦也禮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注云力政城郭道渠之役則戎事六十始免傷故為尤苦土國城漕雖用力勞苦無死傷之患故優於兵事也若力政之役則二十受之五十免之故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王制云六十不與服戎是也戎事則韓詩說曰三十受兵壯之時五十年力始衰故早役之早捨之戎事當須閑習三

十乃始從役未六十年力雖衰戎事希簡猶可以從孫子從軍故受之既晚捨之亦晚戎事非輕於力役從孫子

**仲平陳與宋** 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陳於宋箋云子仲字也平陳於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敵

邑以賦與**不我以歸憂心有仲** 憂心仲仲然箋云以陳蔡從。與我歸期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仲勅忠反。疏從孫至有仲。正義曰國人

子仲成伐事於陳與宋成伐事者先告陳使從於宋與之俱行也當往之時不於我以告歸期不知早晚得還故我憂心

仲仲然豫憂不得歸也。傳孫子至文仲。正義曰經敘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不得言公孫也箋云子仲字仲長幼之後

稱故知是字則文是諡也國人所言時未死不言諡序從後言之故以諡配字也。傳憂心仲仲然。正義曰傳重言仲

與我至豫憂之。正義曰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與之歸期也故云兵凶事懼不得歸豫憂之解言不得

歸期之意也言兵凶事者戰有必死之志故云凶也**爰居**

**爰處爰喪其馬** 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箋云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於何居乎於何

詩疏卷之二



洵遠信極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洵呼  
縣反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負復亦遠也信毛音申  
案信即古伸疏于嗟至信兮。毛以為既臨伐鄭士棄  
字也鄭如字疏約而乖散故其在軍之人歎而傷之云于  
嗟乎此軍伍之人今日與我乖闕兮不與我相存救而生活  
兮又重言之云于嗟乎此軍伍之人與我相疏遠兮不與我  
相存救使性命得申極兮乖闕疏遠及性命不得申極與不  
得生活兮一也下句配成上句耳。鄭唯信兮為異言從軍  
之人與我疏遠不復與我相親信由不親信故不與已相救  
活義相接成也。箋州吁至傷之。正義曰隱四年左傳曰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難以濟  
矣杜預云恃兵則民殘民殘則眾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  
離然則以州吁恃兵安忍故眾叛親離由是軍士棄其約散  
而相遠是以在軍之人傷其不相救活也時州吁不自行言  
州吁阻兵安忍者以伐鄭之謀州吁之由州吁暴虐民不得  
用故眾叛親離棄其約束不必要州吁自行乃致此也案左  
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則不戰矣而軍士離散者以其  
民不得用雖未對敵亦有離心故有闕兮洵兮之歎也。傳  
信極。正義曰信古伸字故易曰引而信之伸即終極之義故云信極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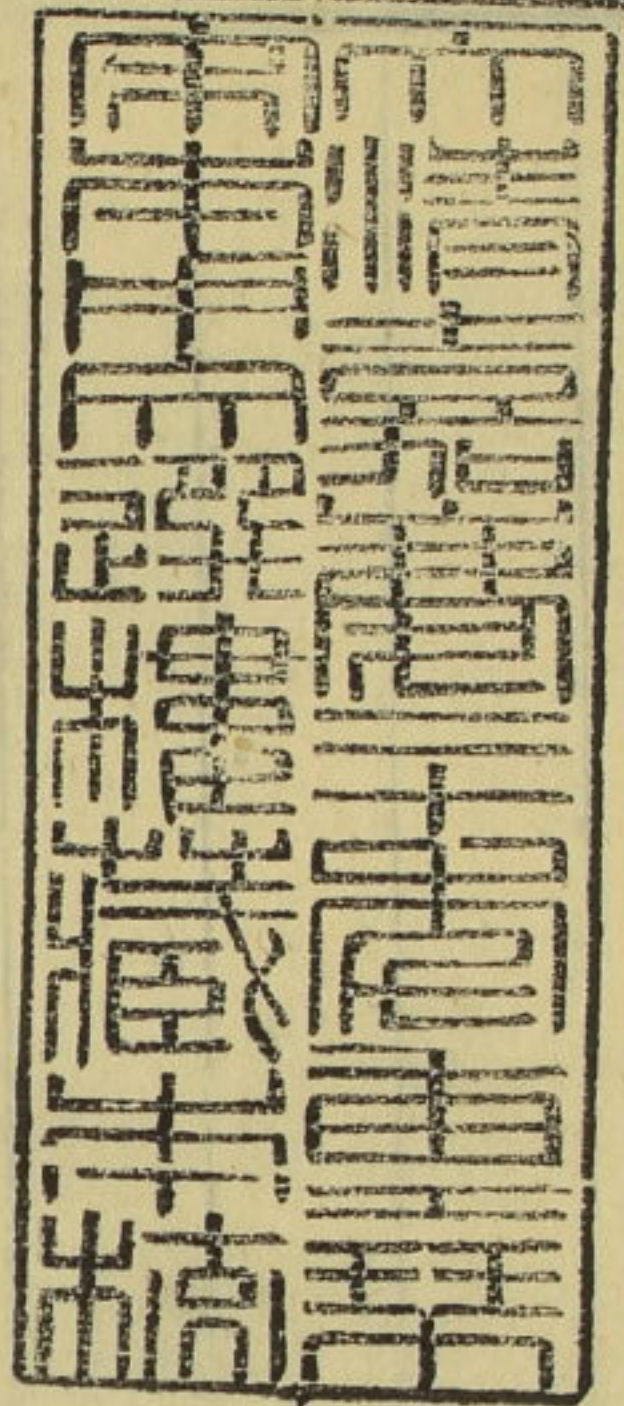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三之一

詩疏二之一

三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樸彙

毛詩注疏校勘記 二之二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邶鄘衛譜

在上黨沾縣大鼬谷

閩本明監本毛本沾誤沾案盧文弼云在當作出是也

則祿父也外

補毛本也作已案已字是也

頓丘今為郡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郡名當縣名引證唐志是也

成王尚幼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成原文作今非也考段玉裁謂成王生時之稱乃今文家之說見酒誥釋文然則書傳當本是成字破斧正義引書傳成王幼亦可證

子孝伯立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孝誤考是也

則身已歸宋

補宋當作衛

舜為國名而施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舜作非案所改是也



五十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十下浦鐘云脫五字是也

迎桓公子晉於邢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弟誤子是也

惠公復八三十三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下三字浦鐘云一誤考史記是也

二十一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依年表當作二十三年是也

故鄭於左方中

閩本明監本毛本左誤定案山井鼎云譜疏比比有之恐鄭所著書名也其說

非是左方者即譜之篇名君世也以旁行斜上而列於左方故正義謂之為左方非鄭別有所著書以左方為名也考正義原書備鄭譜於卷首其篇名君世在左方悉如鄭之舊故得指而言之今左方無之者南宋合併時所去耳

先蒸於夷姜

閩本同明監本同毛本蒸作烝案所改是也

○相舟

汎汎流貌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當衍一汎字正義云言泛然而流者標起止云汎流是正義本不重泛字釋文云汎流貌本或作汎汎流貌者此從王肅注加各本皆誤當依正義釋文正之

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

閩本明監本毛本與下衍眾字小字本無十行本初刻無後剝添相

臺本有眾字無而字案箋上云舟載渡物者下云今不用而與物汎汎然二物字相承不應有眾字正義云亦汎汎然其與眾物俱流水中而已乃正義自為文不可據添岳氏沿革例云間有難曉解者以疏中字微足其義謂此類也然其所足要未有當者

各有威儀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威儀二字當作宜考正義云此言君子望之儼然可畏解經之威也

禮容俯仰各有宜耳解經之儀也是正義本作各有宜耳也傳以畏解威以宜解儀所謂詁訓之法不知者改宜字作威儀於是此傳既威儀二字分解者而威字乃互見儀字解中矣毛氏以宜解儀之詁訓遂不復可見失之甚者也當依正義所述毛傳改正之○按舊按非也左傳威儀有分解處而大意不分毛傳皆有威儀正用左傳北宮文

子言君臣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之文正義改  
作各有宜非也上文儼然可畏非專釋威說文義字下曰  
已之威儀也不專以儀釋義必連威言之凡有似分而合  
者如規矩亦不可分說文巨下云規巨也可證  
**愠怒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愠下云怒也是釋文本  
此傳作怒也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  
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正義本怒字當是怨字繇傳云愠  
恚正義云說文愠怨也恚怒也有怨必怒之所引說文作  
愠怨也亦其一證

孝經識曰兄日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姊下當有月

日月又喻兄姊

明監本毛本無日字閩本剗去案此六  
字爲一句刪去日字改讀月字屬上誤

也

○綠衣

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小字本相臺  
本同案此卽

定本也正義云是公子州吁之母嬖也又云是吁州驕也  
定本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也母嬖而州吁驕雖多  
一也字耳正義本當不重母字以嬖上屬讀爲句與定本  
不同考文一本有也字采正義

故內服注以男子之祿衣黑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內  
下浦鐘云脫司字是也

不殊衣裳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集注也正義本無  
衣字考不殊裳鄭喪服注文此正義引以爲說

然喪服注意但說裳此箋意兼說衣裳故其文不同當以  
定本集注爲長

先染絲後製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製作  
制案制字是也正義云當先染絲而後製

衣以下盡作製字者制製古今字正義易制爲製而說之  
其例見前非正義本箋作製字也當由不知者以正義改  
箋耳

鄭以爲言絺兮綌兮不當暑

明監本毛本不下衍以字  
閩本剗入案不當作本形

近之譌耳補以字者非

○燕燕

陳女女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鐘云娣誤娣非也正義所引世家字如此耳

箋云差池其羽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考文古本差池其羽上有于往也三字考正義經三于字上二

于為往下一于為於傳但在遠送過禮下著于於也一訓因之子于歸于往也桃夭已有傳而于飛所以與于歸其同為往自可知也箋意亦如此正義上本桃夭傳而訓為往耳非箋有于往也一訓也考文古本采正義而誤

此燕即今之燕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燕下浦鐘云脫一燕字是也爾雅疏即取此正重燕字

尾涎涎是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涎當作涎形近之譌。按漢書及諸韻書皆作涎以韻言則

靈電亦音之轉

往飛之之貌

明監本毛本不重之字閩本剝去案上之字乃時字之誤正義上下文可證輒刪者

非也

聲有大小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小大皆大小者以自為文故與經下上箋小大皆倒也不當據改又

實勞我心

相臺本下有實是也乃釋文誤遺。耳餘本皆不誤考文古本有非也

塞瘞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定本任大之下云塞瘞也俗本塞實也正義本從俗本故云其心誠實而深

遠也不更說瘞字釋文云瘞崔集注本作實考定之方中塞字無傳而箋云塞充實也常武箋云自實滿本此傳也當以集注正義本為長定本釋文本作瘞者即說文之瘞字。段玉裁云瘞者幽蘊也與充實義正同非有二訓也謂即心部瘞字非是瘞者靜也義同

孝友睦姻任恤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姻作媼毛本同案姻字是也此箋用漢時今字與

周禮經古字不同也相臺本毛本所改皆非是

記古書義又且然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既誤正義引作當

○日月

以至困窮之詩也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正義云俗本作以致困窮之詩者誤也釋文云以至困窮之詩也舊本皆爾俗本或作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誤正義釋文所說相反正義本標起止云至困窮與各本不同今無可考考古文古本作以至困窮之故作是詩也采釋文或作本而有誤

言日乎以照晝

閩本明監本毛本乎下有日字案所補是也

不循不循禮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考文古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上循字作述案山井鼎云箋申毛傳作循似是考凡鄭箋皆箋傳而非箋經循字是矣

○終風

在我莊姜之傍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旁正義作傍旁傍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餘

同此

中心是以惛傷

閩本明監本毛本惛作悼案所改是也

浪意明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明誤萌案爾雅疏即取此正作明。按此當作萌為是舍人意浪讀為蒼筤竹之筤易正義曰竹初生之時色蒼筤取其春生之美也凡意蕊心花初生時似此故舍人曰浪意萌也作明者誤韓詩云起也正是意萌之訓謂如波之起也

願言則嚏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連本又作嚏又作寔舊作利反又丁四反又豬吏反或竹季反劫也鄭作嚏音都麗反段玉裁云毛作寔踏也鄭云寔讀為不敢嚏咳之嚏此鄭改字唐石經以下經傳皆從口是用鄭廢毛嚏不得訓踏明矣今考正義本傳是踏也則其經當是寔字釋文連即嚏之變體狼跋釋文寔木又作連可證也與說文止部之連字迥不相涉若經字作止部之連鄭不得讀為嚏釋文亦不當作竹利等反矣經義雜記云案釋文知崔

靈恩集注作妻陸氏從之正義則從王肅作寔釋文云一作寔者即王本也其說非是由誤讀釋文為從止之妻所致也

噫哈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噫當作寔又此正義本也

義云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噫劫而不行哈

與劫音義同也定本集注並同釋文云劫也本又作哈孫

毓同崔云毛訓妻為故今俗人云欠欠劫劫是也不作劫

字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故考此傳本與狼跋同王肅孫毓

作劫崔靈恩作故皆非是當以正義本為長

終風至則噫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標起止及下云

我則噫哈而不行又標起止云傳噫哈又

云噫劫而不行凡四噫字皆當作寔正義舊是寔字不

知者以寔噫字亂之耳

寤言不寐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寐言不寤後改同

今本案初刻非也

則吁為首閩本明監本同毛本則作州案州字是也

兵車十乘補案下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十乘

是一乘之譌

故吁嗟歎之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

吁當作于騶虞氓兩箋皆作于是其證也止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毛詩國風 邶氏箋 孔穎達疏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

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

母心而成其志爾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

凱風四章章四句至志爾。正義曰作凱風詩者美孝子也

當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夫室而欲

去嫁故美七子能自盡其孝順之道以安慰其母之心作此

詩而成其孝子自責之志也此與孝子之美以惡母之欲嫁

故云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無子者不能安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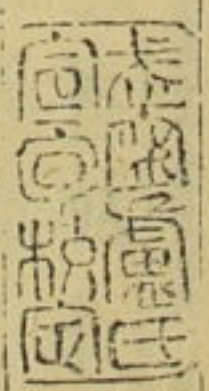
知也此敘其自責之由經皆自責之辭將欲自責先說母之

勞苦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言母氏之養已以下自責耳俗

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箋不安至之意

正義曰以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

故知欲去嫁也此母欲有嫁之志孝子自責已無令人不得



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以美凱風其能慰母心故知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也

**自南吹彼棘心**

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者箋云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

也。棘居力反俗作棘樂音洛

**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或一音岳長丁丈反下皆同 天夭以喻七子少長

母養之病苦也。天於驕反劬其俱反少詩照反

勞。正義曰言凱樂之風從南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天天然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己慈愛之情養

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然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

漸大猶七子亦難養者慈母養之以成長我母氏實亦劬勞

病苦也。傳南風至長養。正義曰南風謂之凱風釋天文

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傳以風

性樂養萬物又從南方而來故云樂夏之長養也又言棘難

長養者言母性寬仁似凱風已難長養似棘故箋云凱風喻

寬仁之母棘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 棘薪其母氏聖

猶七子也 善我無令人 聖獻也箋云獻作聖令善也母乃有獻知

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

安我室欲去嫁也。獻悅歲

反下同知音智本亦作智 疏 凱風至令人。正義曰言

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使得成薪以興寬仁之母能以己慈愛

之情養我七子皆得長成然風吹難養之棘以成就猶母長

養七子以成人則我之母氏有獻智之善德但我七子無善

人之行以報之故母不安而欲嫁也。傳棘薪其成就者。

正義曰上章言棘心天天是棘之初生風長之也此不言長

之狀而言棘薪則棘長已成薪矣月令注云大者可析謂之

薪是薪者木成就。傳聖獻。正義曰聖者通智之名故言

獻也箋申說所以得為獻之意故引洪範以證之由獻作聖

故得為獻也洪範云思曰獻注云獻通於政事又曰獻作聖

注云君思獻則臣賢智是也然則彼獻謂君也聖謂臣也所

以得為一者以彼五行各以事類相感由君獻而致臣聖則

**母氏勞苦**

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

也。周孔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益於浚箋云爰曰也曰有

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 有子七人

七子不能如也。浚音峻浸子鳩反樂音洛

母氏勞苦 爰有至勞苦。正義曰此孝子自責無益

於母使母不安也言曰有寒泉在浚邑之

也。周孔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益於浚箋云爰曰也曰有

寒泉者在浚之下浸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 有子七人

下以喻七子在母之前寒泉有益於浚浸潤浚民使得逸樂  
以興七子無益於母不能事母使母勞苦乃寒泉之不如又  
自責云母無子者容可勞苦今乃有子七人而使母氏勞苦  
思欲去嫁是其七子之咎也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但七  
子不可斥言母淫故言母為勞苦而思嫁也上章言母氏劬  
勞謂少長七子實劬勞也此言母氏勞苦謂母今日勞苦而  
思嫁與上不同也。傳浚衛邑。正義曰干旄云在浚之都  
傳曰下邑曰都是衛邑也。箋爰曰至不能如。正義曰爰  
曰釋詁文知不以寒泉與母之長養已而云喻七子不能如  
者以上棘薪為喻則子已成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  
則以寒泉黃鳥為喻則子已成矣此及下章皆云有子七人  
喻七子可知也。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 睨睨好貌箋云  
說也好其音者與其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  
如也。睨胡顯反。睨華板反。說音悅下篇註同。 **有子七人**  
**莫慰母心** 慰安也。 **疏** 睨睨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興孝  
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今有子七人皆莫能慰母之心  
使有去嫁之志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  
責言黃鳥之不如也。箋睨睨至令順。正義曰興必以類  
睨睨是好貌故興顏色也。音聲猶言語故興辭令也。論語曰

色難注云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又內則云父母之所下氣怡聲是孝子當和顏色順辭令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

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悉於夷姜之等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刺俗作刺同。七賜反。詩內多此音更不重出。恤本亦**疏**。雄雉四章章四句至是詩。作郵數色角反。悉之升反。**疏**。正義曰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在家思之故云男女怨曠。上二章男曠之辭。下二章女怨之辭。倫故言荒放於妻妾以解淫也。悉於夷姜以解亂也。大司馬職曰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注引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于禽獸。然則宣公由上悉父妾悖亂人倫故謂之亂也。君子偕老桑中皆云淫亂者謂宣公上悉夷姜下納宣姜公。子頑通於君母故皆為亂也。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於其妹不言亂者言鳥獸之行則亂可知。文勢不可言亂於其妹。

故言淫耳若非其匹配與疏遠私通者直謂之淫故澤陂云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株林云淫於夏姬不言亂是也言荒放者放恣情欲荒廢政事故雞鳴云荒淫怠慢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是也言悉者服虔云上淫曰悉則悉進也自進上而與之淫也左傳曰文姜如齊齊侯通焉服虔云傍淫曰通言傍者非其妻妾傍與之淫上下通名也牆有茨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左傳曰孔杼之母與其豎渾良夫通皆上淫也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蔡景侯為大子般娶於楚通焉皆下淫也以此知通者揔名故服虔又云凡淫曰通是也又宣公三年傳曰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曰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報復也淫親屬之妻曰報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則報與亂為類亦鳥獸之行也宣公納伋之妻亦是淫亂箋於此不言者是時宣公或未納之也故匏有苦葉譏雉鳴求其牡夫人為夷姜則此亦為夷姜明矣由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序直云男女怨曠知男曠女怨者以書傳云外無曠夫內無怨女故謂男為曠女為怨曠空也謂空無室家故苦其事書傳曠夫謂未有室家者此男雖有室家久從軍役過時不歸與無不異猶何草不黃云何人不矜也此相對故為男曠女怨散則通言也故采綠刺怨曠經無男子則總謂婦人也大司徒云以陰祀教親則民不怨怨者男女

俱兼是其通也此男女怨曠不達於禮故舉以刺宣公采綠婦人不但憂思而已乃欲從君子於外非禮故并刺婦人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 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箋云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

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

事。泄移世反訊音信又音峻字又作迅同

**自詒伊阻** 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

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貽本亦作詒以之反遺維

李反沈羊類反難乃且反下同繫鳥兮反行下孟反下君之

行同朝**疏** 雄雉至伊阻。正義曰毛言雄雉往飛而雌雉

直遙反之時則奮訊其衣服言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

也又數起軍旅使大夫久役大夫傷本見君之行如是志在

婦人之時即應去之我之安其朝而不去矣今見使從軍久

不得歸自遺此患難也既處患難自悔以怨君伊訓為難

為語助也鄭唯以伊字為異義勢同也。箋伊當至患難

正義曰箋以宣二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

感小明云自詒伊感為義既同明伊有義為繫者故此及兼



同為繫可知此云自詭伊阻小明云心之憂矣宣子雄雉

于飛下上其音箋云下上其音與宣公小大展矣君

子實勞我心展誠也箋云誠矣君子愬於君子也君之

軍役疏雄雉至我心。正義曰言雄雉飛之時下上其音

之事疏聲以怡悅雌雉以興宣公小大其言語心怡悅婦

人宣公既志在婦人不恤政事大夫憂之故以君行訴於君

子言君之誠如是志在婦人矣君子聞君行如此實所以病

勞我心也此大夫身既從役乃追傷君瞻彼日月悠悠

行者以君若不然則無今日之役故也瞻彼日月悠悠

我思瞻視也箋云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

怨同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箋云曷何也何疏瞻彼

來。正義曰大夫久役其妻思之言我視彼日月之行迭往

迭來今君子獨行役而不來故悠悠然我心思之道路之遙

亦云遠矣我之君子何時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箋云

可云能來使我望之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爾女

也女眾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行事不忤

君或有所謂女怨故問此焉。行下孟反下注皆同不忤

不求何用不臧忤害臧善也箋云我君子之行不疾害

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辭。忤疏百爾至不

之跋反字書云很也韋昭音泊臧子郎反疏臧。正義

曰婦人念夫心不能已見大夫或有在朝者而已君子從征

故問之云汝為眾之君子我不知人何者謂為德行若言我

夫無德而從征也則我之君子不疾害人又不求備

於一人其行如是何用為不善而君獨使之在外乎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人

謂夷疏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至淫亂。正義曰並為淫

故舉君言之其實亦刺夫人獨言宣公者以詩者主為規諫君

以娶二章卒章責夫人犯禮求公是並刺之。箋夫人謂夷

姜。正義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子但為公所要故

有魚網離鴻之刺此責夫人云雉鳴求其牡非宣姜之所為

寺疏二二二

五

明是夷姜求宣公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 與也匏謂之  
故云並為淫亂 由膝以上為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入  
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入  
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匏音薄交反  
瓠戶故反上時掌反 深則厲淺則揭 由帶以上也揭塞  
下皆同處昌慮反 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  
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箋云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  
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如  
耦。厲力滯反韓詩云至心曰厲說文作砾云履石渡水也  
音力智反又音例則揭苦例反一本作揭塞衣長張丈反為  
反下同一云下揭字音起列反一本作揭塞衣長張丈反為  
之于偽反求如音 匏有至則揭。毛以為匏有苦葉不  
配本亦作配下同 必渡以興用礼當隨豐儉之異若時豐則礼隆時儉則礼殺  
法不可越又云若過深水則厲淺水則褰衣過水隨宜期之  
遭時制宜不可無禮若其無禮將無以自濟故雖貧儉尚不  
可廢禮君何為不以正禮娶夫人而與夷姜淫亂乎。鄭以  
為匏葉先不苦今有苦葉濟處先不深今有深涉此匏葉苦  
渡處深謂當八月之中時陰陽交會之月可為昏禮之始行

納采問名之禮也行納采之法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各隨  
深淺之宜以興男女相配男賢則娶賢女男愚則娶愚女各  
順長幼之序以求昏君何不入月行礼采之礼取列國之女  
與之相配而反犯礼而烝於夷姜乎。傳匏謂至可食。正  
義曰陸機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  
瓠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秋堅強不可  
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言葉苦不可食似礼禁  
似葉之苦不可食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  
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  
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供濟而已佩  
匏可以渡水也彼云取匏供濟與此傳不同者賦詩斷章也  
○傳由膝以上為涉後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揭塞  
衣。正義曰今定本如此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揭者褰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  
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水濡禪也爾雅既引此詩因揭在下  
自人體以上釋之故先揭次涉次厲也傳依此經先後故引  
爾雅不次耳然傳不引爾雅由膝以下為揭者略耳涉者渡  
水之名非深淺之限故易曰利涉大川謂乘舟也褰裳涉洧  
謂膝下也深淺者各有所對谷風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

泳則深於厲矣但對方之舟之則為淺耳此深涉不可渡則  
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爾雅以深淺無限故引詩  
以由帶以上由膝以下釋之明過此不可厲深淺異於餘文  
也揭者褰衣止得由膝以下若以上則褰衣不得渡當須以  
衣涉為厲也見水不没人可以衣渡故言由膝以上其實以  
由膝以上亦為厲因文有三等故曰由膝以上為涉傳因爾  
雅成文而言之耳非解此經之深涉也鄭注論語及服注左  
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者以揭衣褰衣止由膝以下明膝以  
上至由帶以上擡名厲也鄭以此深涉謂深於先時則隨先  
時深淺至八月水長深於本故云深涉亦非深淺之名既  
以深淺記時故又假水深淺以喻下深字亦不與深涉同也  
○箋瓠葉至問名。正義曰二至寒暑極二分溫涼中春分  
則陰往陽來秋分則陰來陽往故言八月之時陰陽交會也  
以昏禮者令會男女命其事必順其時故昏禮目錄云必以  
昏時者取陽往陰來之義然則二月陰陽交會以此月則陳  
女則八月亦陰陽交會可以納采問名明矣以此月則陳  
苦渡處深為記八月之時也故下章離鳴鴈旭日始且陳  
納采之禮此記其時下言其用義相接也納采者昏禮之始  
親迎者昏禮之終故皆用陰陽交會之月昏禮納采用鴈賓  
既致命降出賓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

事矣故此納采問名連言之也其納吉納徵無常時月問名  
以後請期以前皆可也請期在親迎之前亦無常月當近親  
迎乃行故下箋云歸妻謂請期冰未散正月中當請期故云迨冰未  
泮則冰之未散皆可為之以及故云正月始親迎然則正月  
可行此禮女年十五已得受納采至二月始親迎也何者仲春  
亦陰陽交會之禮雖仲春亦得親迎何為不可納采乎此云八月之  
時得行納采非謂納采之禮必用八月也。傳遭時至自濟  
正義曰此以貧賤責尊貴之辭言遭所遇之時而制其所宜  
隨時而用禮如遇水之必渡也男女之際謂昏姻之名際會謂  
記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注云名謂母與婦之名際會謂  
昏禮交接之會是也言遭時制宜不可無禮况昏姻人道之  
始安可以無禮義乎禮者人所以立身行禮乃可度世難無  
禮將無以自濟言公之無禮必遇禍患也。箋既以至此因以  
正義曰箋解上為記時此為喻意上既以深涉記時此因以  
深淺為喻則上非喻此非記時也男女才性賢與不肖者若  
大明云天作之合傳曰賢女如聖人得禮之宜言長幼者禮  
女年十五得許嫁男年長於女十年則女十五男二十五女  
二十男三十各以長幼相敵以才性長幼而相求是各順其

詩卷之三

七

人之宜為有瀾濟盈有鷺雉鳴瀾深也水人所難也盈滿也深

之求如耦難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

之難至使宣公有淫昏之行箋云有瀾濟盈謂過於厲喻犯

了反說文以水反字林于水反難乃旦反下同洪音逸行下

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軌以上為軌

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箋云渡深水者必濡其

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

所求非所求。濡而朱反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

直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

故具論之牡茂后反軾竹雷反車轅也疏有瀾至其牡。

然深水者人所難今有人濟此盈滿之水不避其難以與

有儼然禮義者人所防閑今夫人犯防閑之禮不顧其難又

言夫人犯禮猶有鷺雉鳴也有鷺然求其如耦之聲者雌雉

之鳴以興有求為淫亂之辭者是夫人之聲此以辭色媚悅

於公是不顧禮義之難又言夫人犯禮既深而不自知言濟

盈者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是濟者不自知以興淫亂者必

違禮義今云不違禮是夫人不自知夫人違禮淫亂不由其

道猶雉鳴求其牡也今雖雉鳴也乃鳴求其走獸之牡非其

道以興夷姜母也乃媚悅為子之公非所求也夫人非所當

求而求之是犯禮不自知也。傳瀾深至之行。正義曰下

言雉求其牡則非雉鳴故知鷺雉聲也又小弁云雉之朝

唯尚求其雌則非雉鳴之鳴也言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

人以色假人以辭解有鷺雉鳴也言衛夫人之意也以經上句

喻夫人不願禮義之難即下句言其事故傳反而覆之也言

授人以色假人以辭謂以顏色言辭怡悅於人令人啓發其

心使有淫佚之志雖雉之鳴以假人以辭并言授人以色者

以為辭必怡悅顏色故連言之。箋有瀾至禮深。正義曰

前厲衣可渡非人所難以深不可渡而人濟之故知過於厲

以喻犯禮深。傳由軾前謂之軾也非軾也但軾聲九軌車轍也

於文易為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於左右軌范乃飲注云周

禮大馭祭兩軾祭兩軾乃飲軌與軾於車同謂轉頭也軌與范

聲同謂軾前也轉人云軌前十尺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

軾前也書或作軌云謂軌是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轉軾

軒軌為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軒當作軹謂兩轄範  
當為軌軌車軌前鄭不易之是依杜子春軌為正也然則諸  
言軹前皆謂軌也小戎傳曰陰揜軌也箋揜軌在軹前垂軹  
上文亦作軌非軌也軌自車轍耳中庸云車同軌匠人云經  
途九軌注云軌謂轍廣是也說文又云軹輪小穿也軹車軸  
端也考功記注鄭司農云軹軹也又云軹小穿也立謂軹轍  
末也然則轍末軸端共在一處而有軹軹二名亦非軌也少  
儀注云軌與軹於車同謂軹頭者以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  
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軹當大馭之軹故並其文而解其  
義不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軹字誤當為軹也此經皆上  
句責夫人之犯禮下句言犯禮之事故傳釋之言違禮義不  
由其道猶雌雉鳴求牡也違禮義者即濟盈也不由其道者  
猶雉鳴求其牡也釋鳥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  
雄左掩右雌是飛曰雌雄也釋獸云麋牡麋牝麋是走曰牝  
牡也此其定例耳若散則通故書曰牝雞之晨傳曰獲其雄  
狐是也鄭志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  
言夫人與公非其耦故以飛雌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  
求走牡為喻傳所以并解之也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所親

迎用昏。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說文讀若好字林士如  
呼老反所許巾反請音情又七井反下同迎魚敬反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

謂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  
音殆泮音半反迨謂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

可以昏矣。迨謂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  
音殆泮音半反迨謂及泮散也箋云歸妻使之來歸於己  
和之鳴鴈當於旭然日始旦之時以行納采之禮既行納采  
之等禮成又須及時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  
未散正月以前迎之君何故不用正禮及時而娶乃烝父妾  
乎。鄭唯下二句及冰未散請期為異。傳雝雝至之時。○  
正義曰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聲舜典云二生注云謂羔  
鴈也言納采者謂始相采擇舉其始其實六禮唯納徵用幣  
餘皆用鴈也親迎雖用鴈非時則此鴈不兼親迎前經謂  
納采下經謂親迎摠終始其餘可知也旭者明著之名故為  
為口出所者明也日出未出已名為所生也日出益明故言大  
非朔日恒日出皆無為特言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若不  
同。箋鴈者至用昏。正義曰此皆陰陽並言禹貢注云陽  
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不言陰者以其彭蠡之澤近南恒  
暖鴻鴈之屬避寒隨陽而往居之故經云陽鳥攸居注釋其

名曰陽鳥之意故不言陰耳定本木鴈隨陽無陰字又言納  
采至請期用所親迎用昏者因此旭日用鴈非徒納采而已  
唯納徵不用鴈亦用昕此摠言其禮耳下歸妻謂請期則鄭  
於此文不兼親迎日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始親迎用昏鄭  
云取陽往陰來之義然男女之家或有遠近其近者即夜而  
至於夫家遠者則宜昏受其女明發而行其入蓋亦以昏時  
也儀禮士昏禮執燭而往婦家其夜即至夫氏蓋同城郭者  
也箋歸妻至昏矣。正義曰以冰未散未二月非親迎之  
時故為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以正月以前尚有魚上負冰故  
知冰未散正月以前也所以正月以前請期者二月可以  
為昏故也正月冰未散而月令孟春云東風解凍出車云兩  
雪載塗謂陸地也其冰必二月乃散故秦洧箋云仲春之時  
冰始散其水也招招舟子人涉印否招招號召之貌舟  
印我也箋云舟人之子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  
家者使之為如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招招遙反王逸  
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韓詩云招招聲也人涉印否印  
印五郎反我也本或作仰音同號戶羔反人涉印否印  
須我友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  
疏

招招至我友。正義曰言招招然號召當渡者是舟人之子  
人見號召皆從渡而我獨否所以人皆涉我獨否者由我待  
我友我友未至故不渡耳以與招招然欲會合當嫁者是我  
媒之人女見會合餘皆從嫁而我貞女獨否者由我待我匹  
我匹未得故不嫁耳此則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  
姻不成耳夫人何以不由禮而與公淫乎。傳招招號召之  
貌。正義曰號召必手招之故云之貌。是以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是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  
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木疏谷風六章章八句至敗焉。正義曰作谷風詩者刺  
反疏夫婦失其相與之道以至於離絕言衛人由化效其  
上故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是夫婦離絕致令國俗傷敗焉  
此指刺夫接其婦不以禮是夫婦失道非謂夫婦並刺也其  
婦既與夫絕乃陳夫之棄已見遇習習谷風以陰以  
非道淫於新昏之事六章皆是



二菜者蔓菁與菘之類者蔓菁謂葑也菘類謂葘也。箋皆上下至之禮。正義曰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故并取之與此異也。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遲舒離也箋云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將於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違如字韓詩云違很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門內也箋云邇近也言君送我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誰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作裁至於門內誰

謂荼苦其甘如薺。茶苦菜也箋云茶誠苦矣而君謂荼則甘如薺。茶音徒薺音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宴安也。燕徐於顯反。疏行道至如弟。毛以為婦人既已被棄追又烟見反。怨見薄言相與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遲舒行心中猶有乖離之志不忍即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婦今棄已訣別之時送我不遠維近耳薄送我於門內而已是恩意不如行路之人也又說遇已之苦言人誰謂荼苦乎以君子遇我之苦毒比之茶即其甘如薺君子苦已猶

得新昏故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思如兄弟也以夫歸坐圖可否有兄弟之道故以兄弟言之。唯唯有違為異以傳訓為離無眷戀之狀於文不足故以違為徘徊也。傳畿門內正義曰以言畿者期限之名故周禮九畿及王畿千里皆期限之義故楚茨傳曰畿期也經云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小渚曰沚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湜湜持正貌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己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涇音經濁水也渭音謂清水也湜音殖說文云水清見底沚音止故見渭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作謂後。宴爾新昏不我屑以。人改耳搖餘招反又餘照反。母逝我梁母發我笱。也箋云以用也言君子不復絜用。母逝我梁母發我笱。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箋云母者諭禁新昏也女母之我家取我為室家之道。笱古口反捕魚器韓詩云發亂也捕我躬不閱追恤我後。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子。疏涇以至我後。正義曰婦人既言君孫也。閱音悅。子苦已又本已見薄之由言涇水以

詩疏卷之二



有渭水清故見涇水濁以興舊室以有新昏美故見舊室惡  
本涇水雖濁未有彭見由涇渭水相入而清濁異言已顏色  
雖衰未至醜惡由新舊並而善惡別新昏既駁已為惡君子  
益憎惡於己已雖為君子所惡尚混然持正守初其狀如  
泚然不動搖可用為室家矣君子何為安樂汝之新昏則不  
復潔飾用我已不被潔用事由新昏故本而禁之言人無之  
我魚梁無發我魚笱以之人梁發人笱當有盜魚之罪以興  
禁新昏汝無之我夫家無取我婦事以之我夫家取我婦事  
必有盜寵之過然雖禁新昏夫卒惡已至於見出心念所生  
已去必困又追傷遇己之薄即自諫言我身尚不能自容何  
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乎母子至親當相憂念言已無暇所  
以自怨痛之極也。傳涇渭至濁異。正義曰禹貢云涇屬  
渭而於河又引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開頭山  
東南至涼州北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此以涇  
濁喻舊至以渭清喻新昏取相入而清濁異似新舊相並而  
善惡別故云涇渭相入不言渭水入涇也。箋涇水至喻焉  
正義曰此婦人以涇比已箋將述婦人之心故先述涇水之  
意涇水言以有涇故人見謂已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  
子見謂已惡也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由與清濁相入

故也定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碩  
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是也此已絕去所經見  
涇渭之水因取以自喻也鄭志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  
東河涇在酉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意以涇不在衛境作詩宜  
歌土風故信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已志邨人為詩  
得言者蓋從送者言其事故詩人得述其意也禮臣無境外  
之交此詩所述似是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  
逆女非禮即士以下不禁故士昏禮云若異邦則贈丈夫送  
者以東錦是士得外娶即庶人得越國娶明矣。傳屑絮。○  
正義曰絮者飾也謂不絮飾而用已也。傳梁魚至捕魚。○  
正義曰此與小弁及徹笱在梁皆云笱笱者捕魚之器即梁  
為魚梁明矣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我者已所自專之辭即亦  
在梁傳曰梁水中之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箋云石絕水之梁  
白華亦云有鴛在梁又云鴛鴦在梁皆鳥獸所在非人所往  
還之處即皆非橋梁矣故以石絕水解之此石絕水之梁亦  
是魚梁故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注云梁絕水取  
魚者白華箋云鴛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鴛之性貪惡  
而今在梁表記注云鴛洿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是梁皆  
魚梁明矣其制敵人掌以時敵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

而為關空以筭承其空然則梁者為堰以郭水空中中央承之  
以筭故云筭所以捕魚也然則水不絕云絕水者謂兩邊之  
堰是絕水堰則以土皆云石者蓋因山石之處亦為梁以取  
魚也月令孟冬謹關梁大明云造舟為梁之類皆謂橋梁非  
絕水故月令注云梁橫橋是也。箋母者喻禁新昏。正義  
曰以母禁薛禁人無逝我梁是喻禁新昏無乃之我家也故  
角弓箋云母禁辭說文云母從女象有奸之者禁令勿奸故  
母為禁辭。箋我身至于孫。正義曰以此婦人去夫故知  
憂所生之子孫也時未必有孫言之協句耳小弁云大子  
身被放逐明恐身死之後憂其父更受讒故文同而義異就

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舟船也箋云方泅也

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

吾皆為之。泳音詠泅音孚易夷或反下同

勉求之

有謂富也亡謂貧也箋云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勉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為于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箋云匍匐言盡力也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匍匐以

疏

救之。疏喻親也。匍音蒲又音扶匍蒲比反一音服

毛以為婦人怨君子棄已反追說已本勤勞之事如人之  
渡水若就其深矣則方之舟之若就其淺矣則泳之游之隨  
之勞之若值其易也即優之游之隨事難易期於必成匪直  
於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又於君子之家財業何所富有乎何  
所貧無乎不問貧富吾皆勉力求之所以君子家事已皆勉  
力者以其凡民於有喪禍之事其鄰里尚盡力以救之鄰里  
之疏猶能如是況我於君子家事難易何得避之故已所以  
盡力也而君子棄已故怨之。鄭唯何有亡為小異。傳  
舟船。正義曰舟者古名也今名船易曰利涉大川乘木舟  
虛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空大木為之曰虛即古又名曰虛  
揔名皆曰舟。傳有謂富亡謂貧。正義曰以有謂有財故  
云富亡謂無財故曰貧言不問貧富皆勉力求之。箋有求  
多亡求有。正義曰以有無謂於一物之上有此物無此物  
故言有求多亡求有也以求財業宜於一事為有亡故易傳  
。箋匍匐言盡力。正義曰以其救恤凶禍故知宜為盡力  
生民云誕實匍匐謂后稷之生為小兒匍匐與此不同也問  
喪注云匍匐猶顛蹙然則匍匐者以本小兒未行之狀其盡  
力顛蹙似之故取名焉凡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往救  
之謂營護因事若有贈贈也

不我能憐

反以我為

讎

讎 讎養也。箋云：讎，驕也。君子不能以恩驕樂也。樂音洛。惡鳥。我反憎惡我。讎許六反。毛與也。說文起

也。樂音洛。惡鳥。路反。下皆同。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阻，難也。箋云：既阻，難也。賈，難也。賈音古。市也。售，市救反。難，乃旦反。下難，卻同。一音如字。覲

之善我。脩，婦道而事之。覲，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

育，長鞫窮也。箋云：昔育，育也。及，與也。昔，幼稚之時

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眾事，難易無所辟。鞫，本亦作詢。居六反。覆，芳服反。注同。長，張丈反。下皆同。鞫，本亦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箋云：生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其

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螫，失石反。惡鳥洛反。疏，謂財業

至于毒。毛以為婦人云：君子假不能以善道養我，何故反

以我為讎乎？既不被恩遇，又為善不報，故言既難却我而隱

蔽我之善德。謂先有善德，已被隱蔽矣。今我更修婦道，以事

之覲，其察已而猶見疏外，似賣物之不售。又追說已本勤勞

盡力於家事，難易無所避。今日既生有財業矣，又既長老矣。

汝何為視我如蟲之毒螫乎？言惡已至甚，不我能當。當，倒之

云：不能當我，鄭唯不我能當為異。傳：讎養，讎驕至惡我。

不訓，讎為驕。由養之，以至於驕，故箋訓為驕。驕者，至恩之辭

讎者，至怨之稱。君子遇已至薄，怨切至痛，故舉至愛以駭至

惡。箋：昔育，至所辟。正義曰：以育得兩說，故釋言為稚。釋

詁為長，以經有二育，故辨之云：昔育者，育稚也。以下云：既生

謂財業，又以黽勉匍匐類之，故顛覆為盡力。若黍離云：閔周

室之顛覆，抑云：顛覆厥德，各隨其義，不與此同。箋：生謂財

業。正義曰：以上云：昔年稚，恐窮以生對窮，故為財業。以財

由人而生之，故大學曰：生財有義。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旨，美御禦也。箋云：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蓄，本

亦作畜。勅六反。御，魚據反。下同。禦也。徐魚舉反。一本下句即

字。作禦。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箋云：君子亦但以我御窮

如旨。有洗有潰，既詒我肄。洗，洗武也。潰，潰怒也。肄，勞

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洗

音光。潰，戶對反。韓詩云：潰潰不善之貌。詒音怡。肄以世反。

詩流二七二

徐以自反爾雅作勤以不念昔者伊余來暨暨息也  
世反遺唯季反下同暨許器反  
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疏我有至來暨正義曰婦  
來之時安息我暨許器反  
棄故稱人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乏無之時猶君子  
安樂汝之新昏本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而已然窮苦取我  
至於富貴而見棄似冬月蓄菜至於春夏則見遺也君子既  
欲棄已故有洗洗然威武之容有潰潰然恚怒之色於我又  
盡道我以勞苦之事不復念昔者我幼稚始來之時安息我  
也山無恩如此所以見出故追而怨之亦以禦冬言亦者因  
亦已之禦窮伊辭也箋君子至旨蓄正義曰上經與此  
互相見以舊至此旨蓄新昏以此新菜此云宴爾新昏則上  
宜云得爾新菜上言我有旨蓄此宜云爾有舊室得新菜而  
棄旨蓄猶得新昏而棄已又言已為之生有財業故云至於  
富貴也已言為致富耳言貴者協句也傳肄勞正義曰釋詁  
正義曰釋詁文爾雅或作勤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

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  
勸之黎力兮反國名杜預云在上黨壺關縣寓于音遇于  
又作疏式微二章章四句至勸以歸正義曰此經二章  
乎皆臣勸以歸之辭此及旄丘皆陳黎臣之辭而在  
邶風者蓋邶人述其意而作亦所以刺衛也箋黎侯至  
勸之正義曰以旄丘之敘故知為狄人所逐以經云中露  
泥中知處之以二邑勸之云胡不歸知可以歸而不歸此破  
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故左傳曰  
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式微式微胡不  
何失地之君也謂削地盡者與此別式微式微君之故  
歸式微式微君之故  
胡為乎中露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至中露毛以為黎之臣子責君久居於衛言君用在此而  
益微用此而益微君何不歸乎我若無君在此之故何為  
久處於此中露鄭以式為發聲言微乎微者言君今在此皆  
甚至微君何不歸乎餘同傳式用正義曰釋言文左傳  
曰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  
此勸君歸國以為君用中國之道微未若君用在此微為密

也。箋式微至發聲。正義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釋  
訓文郭璞曰言至微也。以君被逐既微又見卑賤是至微也。  
不取式為義故云發聲也。傳中露衛邑。正義曰以寄於  
衛所處之下又責其不來迎我君明非衛都故知中露泥中  
皆衛邑也。箋我若至之辭。正義曰主憂臣勞主辱臣死  
固當不憚淹恤。今言我若無君何為處此自言己勞以勸君  
歸是極諫之辭。**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  
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旄丘音毛丘或作古北  
字前高後下曰旄丘字林作莖云莖丘也亡周反又音毛山  
部又有莖字亦云莖丘亡付反又音旄旄率所類反祀記云十

國以為連連有率。疏旄丘四章章四句至於衛。正義曰  
佐狄人迫逐黎侯故黎侯出奔來寄於衛以衛為州伯當脩  
連率之職以救於已故奔之今衛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  
不救於已故黎侯之臣子以此言責衛而作此詩也狄者北  
夷之號此不斥其國宣十五年左傳伯宗數赤狄路氏之罪  
云奪黎氏地三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為狄  
公以魯桓二年卒至魯宣十五年百有餘歲即此時雖為狄  
所逐後更復其國至宣公之世乃赤狄奪其地耳與此不同  
彼奪地是赤狄此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也言方伯連  
率者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  
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  
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千里之  
外設方伯公羊傳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又曰千里之  
長則此方伯亦州長矣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  
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連率者即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是也亦不言屬卒者舉其中也王制雖殷法周  
諸侯之數與殷同明亦十國為連此詩周事有連率之文左  
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是周亦有連屬此宣公為二伯非  
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不能脩之者以連帥屬方伯若諸侯有

詩疏二卷二  
七

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今黎侯來奔  
之不使連率救己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此敘其責衛  
伯之由經皆責衛之辭也經言叔伯則責衛臣矣言責衛伯  
者以衛為方伯故責其諸臣之廢事由君之不使亦是責衛  
伯也。箋衛康至為牧。正義曰此解言衛伯之意故云衛  
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  
牧是州牧伯佐之也宣公為侯爵見於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  
侯為牧伯佐之也宣公為侯爵見於春秋傳曰五侯九伯是  
叔者以諸侯之爵皆固始封之君故本康叔也顧命云乃同  
名太保奭畢公衛侯是爵稱侯也案世家自康叔至貞伯不  
稱侯頃侯賂夷王始為侯又平王命武公為公不恒以康叔  
言康叔之封者以康叔之後自為時王所黜頃侯因康叔本  
侯故賂夷王而復之命武公為公謂為三公爵仍侯也此云  
責衛伯何以知宣公非州牧為方伯而以為牧下二伯者以  
周之州長曰牧以長一方言之得謂之方伯未有謂之州伯  
者此若是牧當言責衛牧今言責衛伯明非牧也故知為二  
伯言周之制使伯佐牧者以左傳所論周世之事前代必不  
然知指言周也此方伯連率皆是諸侯之身相為長耳王制  
云使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云使佐方伯領諸侯者  
謂天子命人為方伯國內大夫監之非此牧伯之類王制雖

是殷法於周亦當然故燕禮注云言諸公者容牧有三監是  
鄭言周之牧國亦有三監也一解云蓋牧國在先王之墟有  
舊法者聖王因而不改周之牧國則無三監矣太宰職云建  
其牧立其監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又非牧下三  
監也所引春秋傳曰僖四年管仲對楚辭也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太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服虔云五侯  
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太公為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  
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鄭不然者以司馬征伐由王  
命乃行不得云汝實征之且夾輔者左右之辭也故因漢張  
逸受春秋異讀鄭云五侯為州牧也九伯為州伯也一  
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為王官之伯二人共分陝而治自陝  
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主五  
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知侯為牧  
伯者周禮上公九命作伯則東西大伯上公為之入命作牧  
非上公也公下唯侯耳且傳當言五牧而云五侯明牧於外  
曰侯是牧本侯爵故曲禮下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  
於外曰侯是牧本侯爵也侯既為牧其佐自然伯矣此衛侯  
爵而為伯者鄭志荅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  
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以此言則宣公德適任伯故為  
伯下泉序云思明王賢伯經云四國有王邠伯勞之傳曰邠

伯郇侯箋云文王之子為州伯則郇侯爵而有賢德亦為伯者蓋其時多賢故郇侯亦為伯言其正法耳亦有侯命得專征伐謂侯與伯皆得為牧也是以雜問志云五侯九伯選州中諸侯以為牧以二伯為之佐此正法也

葛兮何誕之節兮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連及也誕闕也箋云土氣緩則葛生闕節興者喻此時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蔓莖以戰反又音延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字也呼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女日數

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上之葛兮何為闕之節兮以當蔓延相及以與方伯之國兮已而同其憂患乎又責其諸臣久不憂已言叔兮伯兮我處衛邑已久汝當早迎我而復之何故多日而不憂我哉○鄭以為言旄丘之葛兮何由誕之節兮由旄丘之土其氣和緩故其葛之生長皆闕節以與衛伯之臣兮何由廢其事兮由

衛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臣既廢事故責之云叔兮伯兮汝所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何其多日數也○傳前高至誕闕○正義曰釋丘云前高旄丘李巡云謂前高後卑下以前高後必卑下故傳亦言後下傳以序云責衛不脩方伯連率之職故以旄丘之葛闕節延蔓相及猶諸侯之國連屬憂患相及所以為喻也又解言誕節者誕闕也謂葛節之間長闕故得異葛延蔓而相連也○箋土氣至疏廢○正義曰箋以自此而下皆責諸臣將由疏廢而責之故以此土氣和緩生物能殖故葛生闕節以喻君政解緩不恤其職故臣亦疏廢君不恤職臣廢其事是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也凡與者取一邊相似耳不須以美地喻惡君為難也○傳日月至我憂○正義曰傳以黎臣責衛稱已來之久言日月以往矣而衛之諸臣不憂我故責之云何多日而不憂我○箋叔伯至以齒○正義曰鄭以呼為叔伯是責諸臣之辭以黎侯奔衛必至即求復矣衛且處之二邑許將迎而復之卒違其言故責衛之諸臣汝期來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之日數何其多也臣之爵命自有何其處也高下不以年齒長幼定尊卑也故先叔後伯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其久也必有以也

不務功也。疏。何其至有以也。此必有功德。箋云：我君何以久留於此也。必有以衛有仁義之道。與我何其久留於此也。必有以衛有功德。與我故也。汝今何為不行仁義不務功德而迎我復之乎。傳言與仁義又曰：必以有功德。正義曰：此言必有與下言必有以二者別設。其文故分為仁義與功德言。仁義者謂迎已復國是有仁恩且為義事。已得復國由衛之功。是衛之德則仁義功德一也。據其心為仁義。據其事為功德。心先發而事後見。故先言仁義。後言功德也。言與言以者。互文以者自己於彼之辭。與者從彼於我之稱。已望彼以事與已。唯彼來下云。必有以有功德。是自己情故云必也。狐裘蒙戎。

匪車不東

大夫狐蒼裘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非有戎車乎。何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蒙如字。徐武邦反戎如字。徐而容反。蒙戎亂貌。案徐此音是依左傳讀作。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恤同也。先若而行下孟反下同。

箋云：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

疏

狐裘至與同。毛以為黎諸伯之臣同言其非之特甚。疏之。臣子責衛諸臣服此狐裘其形貌蒙戎然。但為昏亂之行而不務行仁義也。豈非有戎車乎。何為不來東迎我君而復之乎。言實有戎車不肯迎已故又責之言。叔兮伯兮爾無救患恤同之心。迎我也。鄭唯下二句為異。傳大夫至來東。正義曰：以責衛諸臣不當及士。故傳云大夫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衰。玄緇衣以裼之。青蒼色同。與此一也。大夫息民之服。有黃衣狐裘。又狐貉之厚。以居在家之服。傳以此刺其徒服其服。明非蜡祭與在家之服。知為狐蒼裘也。蒼裘所施。禮無明文。唯玉藻注云：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見玄緇衣。以裼之。因言蓋玄衣之裘。兼無明說。蓋大夫士玄端見玄緇衣。以裼之。因言蓋玄異衣。皆玄裘。象衣色。故皆用狐青。是以玉藻注云：君子大夫貌也。此傳亦云大夫當是。大夫玄端之裘也。以蒙戎者。亂之貌。故云蒙戎。以言亂也。左傳曰：士蒞賦詩云：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以此傳為說。不東者。言不來東迎我也。故箋中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者。杜預云：黎瑣兮尾兮。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

流離之子

瑣兮尾兮。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箋云：衛之諸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



似流離也。璵依字作瑣素果反流音留本又作鷓離如字  
爾雅云鳥少美而長醜為鷓草木疏云梟也關西謂之流  
離大則食其母少詩照反下同  
長張丈反愉以朱反樂音洛  
衰盛服也充耳盛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箋云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衰然如見塞耳無聞知  
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衰本亦作衰由  
救反又在秀反鄭笑貌稱尺證反聾魯工反  
為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兮而少尾兮而好者乃流離之  
子也此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與衛之諸臣始而  
愉樂終以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為樂也故又責之言叔  
兮伯兮汝徒衣衰然之盛服汝有充耳之盛飾而無德以稱  
之也。鄭以為衛之諸臣初許迎黎侯而復之終而不能故  
責之言流離之子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與衛之諸臣始而  
小善終無成功言初許迎我終不能復之故又疾而言之叔  
兮伯兮汝顏色衰然如似塞其耳無所聞知也恨其不納  
己故深責之。傳瑣尾至微弱。正義曰瑣者小貌尾者好  
貌故并言小好之貌釋訓云瑣瑣小也釋鳥云鳥少美長醜  
為鷓鷓陸機云流離梟也自關西謂梟為流離其子適長大  
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鷓鷓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

叔兮伯兮衰如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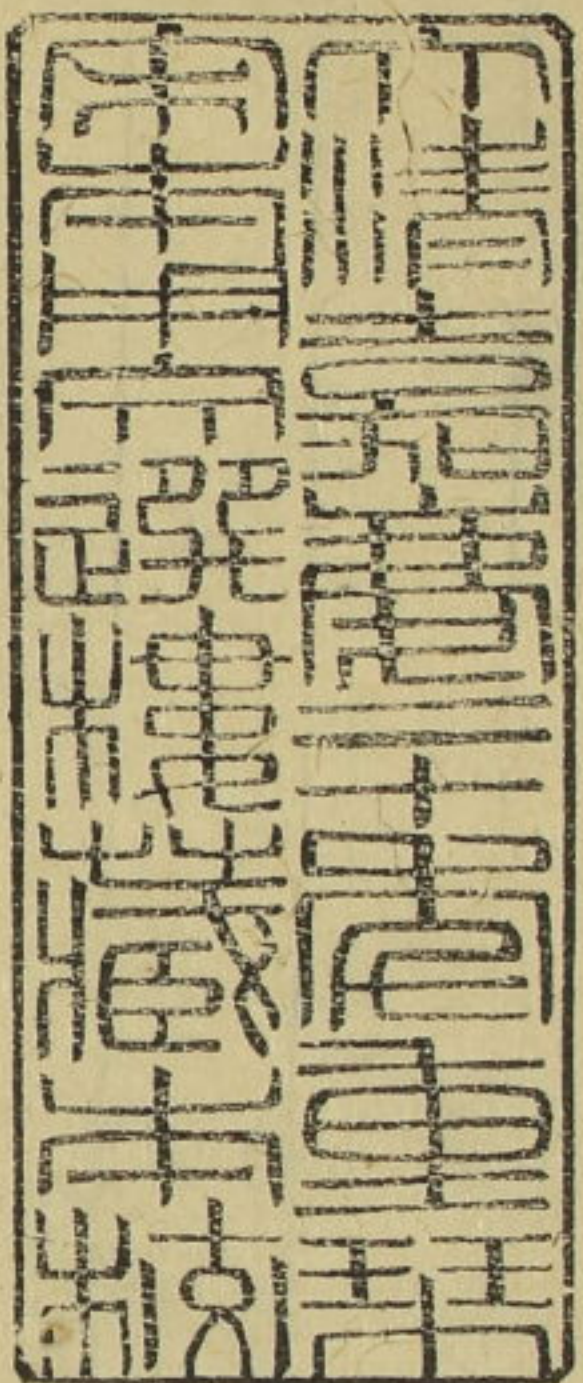
鷓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傳以上三章皆責衛不納已  
之辭故以此章為黎之臣惡衛之諸臣言汝等今好而苟且  
為樂不圖納我爾無德以治國家  
終必微弱也定本偷樂作愉樂

旄丘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三之二

毛詩注疏



黃中栻乘

毛詩注疏按勘記

二之二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凱風

而成其志爾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俗本作以成其志以字誤也定本而成其志考文古本作以采正義

樂夏之長養者

補長養下當更有棘難長養四字下正義云又言棘難長養者可證又段玉裁云棘

下當有心字棘心棘之初生者故難長養下章云棘薪則其成就者矣語勢正相對也  
有叡智之善德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注作知正義作智知智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釋  
文知本亦作智非正義本餘同此

○雄雉

而作是詩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無此四字後改有案有者是也正義標起止云至是詩可證。按據

詩注疏按勘記

卷

標起止為證乃是正義所據本耳他本之有不同者不必皆正義取據也全書以此例之

我之懷矣自詒伊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伊當作繫正義引此傳之繫及小明之伊以明鄭所以易伊為繫也作伊則與下小明無別不知者所改耳

箋云日月之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日上有視字案有者是也正義云言我視彼日月之行即本箋為說也考文古本有我視二字采正義而有誤

事君或有所留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事作而案所字是也

岐之跂反

補釋文跂作跋通志堂本盧本跋作跂案跂字是也小字本所附是跂字。釋文校勘記案釋文凡岐字皆云之跂反作跂亦是謔字雖實韻有跂字去智切而不為岐之反語

○匏有苦葉

由膝以上為涉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是舊本不如此今無可考釋文

以上時掌反下皆同謂由帶以上皮鞞以上也其與定本同異亦無可考

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標起止同云今定本如此是舊本不如此今無可考段玉裁云定本出於小顏恐屬臆改當作以衣涉水為厲由帶以上為厲爾雅不為一訓毛並存之

賓者出請

補毛本賓者作擯者案擯字是也

行禮乃可度世難無禮將無以自濟

閩本缺難無二字明監本毛本誤不行案此讀當於難字斷句無字下屬明監本毛本以意補非也

傳曰賢女妃聖人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鏡云箋誤傳是也此自正義誤以箋為傳耳非字誤也

濟盈不濡軌

小字本同相臺本軌作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作軌案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

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  
車軌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  
是釋文本字作軌但以爲宜作音犯字正義云說文云軌車  
轍也軌車軌前也然則軌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  
聲凡於文易爲誤寫者亂之也是正義本字亦作軌但以爲  
寫者亂之故不從軌而從軌以爲說由此考之唐石經以前  
經字未有直作軌者也戴震毛鄭詩考正依韻定從軌字段  
玉裁同詳見下相臺本依釋文小字本及此十行本皆然其  
作軌者卽軌字非軌字乃當時俗體也釋文軌字舊誤今訂  
正詳後考證

由軌以上爲軌

小字本同相臺本作軌見上餘同案段玉  
裁云古者輿之下兩輪之間方空處謂之

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兩輪間曰軌此以廣狹言之凡言  
度餘以軌謂此毛傳曰由軌以下爲軌此以高下言之凡  
言濡軌滅軌謂此穀梁傳曰車軌塵謂以軌之高廣節塵  
之高廣中庸車同軌亦謂車制高廣不差軌亦云轍轍者  
通也其中通也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軌轍古經不可  
解矣不云由軌以下者水深至於輿下軸上之軌則必入  
輿矣故以輿下之軌爲高下之節喻禮義之不可過也自  
下譌爲上乃議改軌爲軌釋文舊龜美反則唐以前本不

誤也今考釋文本已誤作上讀時掌反見前由膝句以上  
字音中

必濡其軌今言不濡軌

閩本明監本毛本二軌字作軌  
案此二字皆當作軌正義從軌

字以爲說故自爲文直改云軌也

今雌雉鳴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鳴當鳥誤  
是也

以假人以辭

閩本明監本毛本上以字作似案似是也

軌車軌前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軌案所改是也以  
下軌字同者不更出

祭左右軌范乃飲

閩本明監本毛本軌作軌案所改非  
也下軌與軌又少儀注云軌與軌又

軌當大馭之軌及此凡四字皆當作軌閩本以下一例  
改爲軌失之又下其實少儀軌字一處閩本明監本作  
軌是毛本作軌非

書或爲軌元謂軌是軌法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三字皆  
作軌案此當作書或爲軌

元謂軌是軛法也各本皆誤今周禮注下軛字亦作軌

依段玉裁漢讀考訂

謂與下三面之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與誤與以周禮注考之是也

考功記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工誤功是也

鴈者隨陽而處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云鴈隨陽無陰字是正義本有陰字作鴈者陰隨陽而處考箋下云似婦人之從夫正義云此皆陰陽並言謂下句並言婦人與夫上句宜並言陰隨陽也當以正義本為長

故為為日出閩本同明監本毛本故誤大為誤斯案此當作故為日出

日未出已名為所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生當作矣形近之譌

定本本鴈隨陽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本當作云形近之譌

○谷風

趙魏之部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郊誤部考方言是也

箋云徘徊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云下有違字考文古本違字亦同案有者是也

言君子與已訣別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依改以為波正訣俗也考訣字說文在新附而文選注引通俗文已有之可不煩改相臺本非也

送我裁於門內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裁於門內一本作裁至於門又一本於上補至字不知據義本今無可考山井鼎云古本一本於上補至字不知據何本者即采釋文

宴爾新昏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宴爾本又作燕考文一本作燕下同采釋文又作本

漉漉其泚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其泚者止正義本末有明文說文水部漉下引詩曰漉漉其止

段玉裁云毛作止鄭作泚今考鄭箋但義從泚耳其經字不作泚也釋文唐石經及各本皆誤見下

小渚曰泚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鄭以經止字為泚字之假借不云讀為而於訓釋中直改其字以顯之

詩經之委切記

也例見關雎怨耦曰仇下此實漢代注經之常例而後來  
往往有依注改經者此經釋文本已誤矣經義雜記云以  
止爲泄起於北宋又云此因經誤作泄又於箋首增小渚  
日泄四字於釋文如其泄音止四字其說皆非也關雎正  
義引此箋小渚曰泄安得以爲增乎因不得箋改字之例  
而誤也今訂正

**故見渭濁**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云舊本如此一本渭  
作謂後人改耳考此箋云故見謂濁下云故謂

已惡也二謂字義同正義云涇水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  
濁猶婦人言以有新昏故君子見謂已惡也見謂濁言人

見謂已涇之濁是正義本亦作謂當以一本爲長又云定  
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此定本之誤正義所不從而毛

居正六經正誤反以爲是失之矣考文古本作其采正義  
一本作見其清濁則更誤正義見謂字凡四下二謂字譌

作渭今改而正之見下

**毋發我笱**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釋文以無發我笱作  
音考正義引角弓箋及說文母字爲說是正義本  
作母也考唐石經小弁經作無乃是經中用字不畫一當以  
正義本爲長。按以儀禮古文作無今文作母例之毛詩多

古文則作無是也正義本作毋未是

**諭禁新昏也**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同相臺本論作諭毛  
本同案諭字是也正義云是諭禁新昏無乃  
之我家也上文又云以興禁新昏汝無之我家喻即興也  
諭字形近之譌耳考文一本采此而改上文喻皆作諭其  
餘亦二字不別誤

**言人無之我魚梁**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毋注同  
正義作無毋無古今字易而說之也  
例見前餘同此。按謂無毋古今字可也謂毋無古今  
字不可

**東南至京兆陵陽**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鐘云陽陵  
字誤倒考漢志是也  
閩本明監本同毛本至作室案室字  
是也六經正誤引作室

**此以涇濁喻舊至**

見渭濁言人見渭已涇之濁

正誤引作謂

詩疏三卷助已

象有姦之者禁令勿姦

明監本毛本姦誤姦閩本不誤案說文母下作姦是也五經文字母下作姦非奸犯也。按段玉裁云依說文人者姦也姦者人也母下云从女有姦之者大禹謨正義引不誤若奸訓犯姪也與姦義有別

況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

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同明監本毛本家之作之家案所改是也考文古本作家事之一本亦作家之事

何所貧無乎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傳箋皆作亡正義作無亡無古今字易而說之也例見前

注云舟謂集板如今自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自當作舩易注本如此故正義引以說今日舩也王應麟輯鄭易即采此其誤亦同

慵養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徧檢諸本皆云慵養孫毓引傳云慵與非也釋文云毛與也鄭驕也王肅養也說文起也據此則養也是王肅本也段玉裁云說文起即興正義從養非

賈用不售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售字磨改案錢大昕唐石經考異云蓋本作辭段玉裁云辭正字售俗字史記漢書尚多用辭今考釋文售布救反是釋文本作售石經磨改所從也

昔育恐育鞫

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詩經小學云顧寧人曰唐石經自采芑節南山蓼莪之外並作鞫今但公劉瞻印二詩從之餘多俗作鞫段玉裁案采芑節南山蓼莪其字皆當作鞫今考經中用字例不畫一其用鞫字者假借也仍以唐石經爲正又案此經蜀石經無下育字誤也以傳箋正義考之皆當有蜀石經之不可信每類此

又盡道我以勞苦之事

補道字上箋文作遺形近之譌也

以舊至比旨蓄

補至當作室此與上以涇濁喻舊至誤同

○式微

齊以邾寄衛侯

補案左傳邾當作邾

○旄丘

或作古北字

補案釋文按勘通志堂本同盧本北作企案六經正誤云丘或作古北字作北誤是也集韻十八九載北呈丘呈四形可證盧文昭所改者誤

州牧之牧

補毛本作州牧之佐案佐字是也

宣公以魯桓二年卒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二上浦鏜云脫十字是也

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乎當何字誤是也

則東西大伯

補監本毛本大伯作二伯案二字是也

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

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小字本延作莖案釋文葛莖以戰反又音延小字本依釋文也考毛葛單野有葛艸葛生傳延字皆不從艸此傳當同鄭葛單箋及旱麓箋亦然釋文

延字皆無音唯此有是其本此延字誤加艸也此正義有三延字皆不從艸是正義本作延延字是矣考文古本作莖采釋文又考葛字亦當衍葛單傳云單延也葛生傳云葛生延而蒙楚皆單言延野有葛草傳釋葛云延也是蔓即延故不重言也鄭箋有延蔓而蔓在延下芄蘭箋今本有蔓莖依釋文是後人輒加然則此傳亦後人輒加也正義三言延蔓乃自為文凡單注言延及單言蔓者正義皆得重言延蔓而說之

以當蔓延相及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當作延蔓誤倒之耳下文二延蔓可證

讀作虬若而

補案虬若而當虬茸字之譌

狐裘蒙戎杜預云蒙戎亂貌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傳作虬茸非也凡正義引羣籍有順經注為文不與本書同者此類是矣當各仍其舊

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明監本毛本壺作壺案壺字是也

始而愉樂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定本也正義云定本愉樂作愉樂上文云言汝等今好而苟且為樂以

詩流三二反助記

天



苟且訓偷其正義本作偷也又上文云以興衛之諸臣始而偷樂今作愉者誤釋文愉以朱反與定本同此傳愉樂與微弱對文愉樂主言好不取苟且為義正義本非是

本亦作哀補案釋文技勘哀當作衷六經正誤云亦作衷衷盛服也集韻四十九宥載衷衷二形云或从由皆可證也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

承事王者也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

簡是草名非也冷音疏簡兮三章章六句至王者正義

零字從水亦作伶疏曰作簡兮詩者刺不能用賢也衛

之賢者仕於伶官之賤職其德皆可以承事王者堪為王臣

故刺之伶官者樂官之總名經言公庭萬舞即此仕於伶官

在舞職者也周禮掌舞之官有舞師箛師旄人鞀師也舞師

也箛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箛則不教萬舞經言公庭萬舞則

非箛師也旄人鞀師皆教夷樂非萬舞又不教國子且夷狄

之樂諸侯所無非賢者所得為也唯大司樂云以樂教國子

樂師云以教國子小舞其用人則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此乃天子之官也諸

侯之禮云其官屬不可得而知燕禮注云樂正于天子為樂

師也則諸侯有樂正之屬乎首章傳曰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二章傳曰祭有異紳袍翟闔寺者惠下之道禮記云翟者樂吏之賤者也則此賢者身在舞位則君所置用又非樂正也又刺衛不用賢而箋云擇人則君所置也祭統曰尸飲九以散爵獻士下言祭之末乃賜之一爵又非士也蓋為樂正之屬祭廟教國子皆在舞位則為舞人也若周官旄人舞者眾寡無數誅師舞者十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下無舞人此蓋諸侯官而有六人之類也周官司樂樂師其以賤故以吏言之故鞞胞闔寺悉非府史皆以吏言之也言皆可以者見不用者非一或在其餘賤職故言皆也時周室卑微非能用賢而言可以承事王者見碩人德大堪為王臣而衛不用非要周室所能任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多才多藝卒章言宜為王臣是也仕於伶官首章是也二章言伶官至為伶官。正義曰左傳鍾儀對晉侯曰伶人之事也。箋之琴操南音周語曰周景王鍾成伶人告縣魯語云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此云仕於伶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呂氏春秋及律歷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黃鍾倫之宮周語景王鑄無射而問於伶州鳩是伶氏世掌樂官簡

今簡兮方將萬舞

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于羽

前上處

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箋云在前上處者在前列

方箋云簡擇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為且祭日之方中在祀當萬舞也萬舞于也。為于偽反。曰之方中在學舍采合舞。胥思徐反。音菜。碩人僕僕公庭萬舞。板舍音釋下篇舍較同。采音菜。碩人僕僕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僕僕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僕僕疑矩反。韓詩在苞。苞云美貌。疏簡兮舞。毛以為言衛不用賢有大德之人兮大德之人兮祭山川之時乃使之於四方行在舞位之前又至於日之方中教國子弟習樂之時又使之在舞位之前行而處上頭親為舞事以教之此賢者既有大德復容貌美大僕僕然而君又使之在宗廟公庭親為萬舞是失其所也。鄭以為衛君擇人兮擇人兮為有方且祭祀之時使之當為萬舞又日之方中仲春之時使之在前列上頭而教國子弟習樂為此賤事不當用賢而使大德之人容貌僕僕者於祭祀之時親在宗廟公庭而萬舞言擇大德之人使為樂吏是不用賢也。傳以于羽至四方。正義曰萬舞名也謂之万者何休云象

詩疏卷之三

七

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民樂之故名之耳商頌曰萬舞有奕殷  
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休指解周舞故以武王  
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以萬者舞之摠名千戚與  
羽籥皆是故云以千羽為萬舞以祭山川宗廟宜千羽並有  
故云用之宗廟山川由山川在外故云於四方解所以言四  
方之意也周禮舞師教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兵舞帥  
而舞山川之祭祀則山川與四方別此言山川而云四方者  
以周禮言天子祭四方為四望故注云四方之祭祀謂四望  
也大山樂注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然則除此以外乃是  
山川也故山川與四方別舞諸侯之祭山川其在封內則祭  
之非其地則不祭無嶽瀆之異唯祭山川而已故以山川對  
宗廟在內為四方也此傳千羽為萬舞宗廟山川同用之而  
樂師注云宗廟以人山川以千羽皆非羽舞宗廟山川又不同  
此得同者天子之禮大故可為之節文別祀別舞諸侯唯  
時王之樂禮數少其舞可以同也。箋簡擇至千舞。正義  
曰以下云公言錫爵當祭末則公庭萬舞是祭時此方論擇  
人為萬舞故為且祭祀也傳亦以此推之故用之宗廟山川  
為祭也知萬舞為千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云萬入去籥別  
文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萬者何千舞言千則有成矣祀記  
云朱千玉戚冕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

羽吹籥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為萬也。以千戚武  
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是以文王世子云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羽籥象文  
象文也是千羽之異也且此萬舞并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  
舞也。下二章論碩人之才藝無為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也。明此言千戚舞下說羽籥舞也。以此知萬舞唯千無羽也  
孫毓亦云萬舞千戚也。羽舞翟之舞也。詩以千羽為萬舞失  
之矣。傳教國至為期。正義曰知教國子弟者以言在前  
上處在前列上頭唯教者為然祭祀之禮且明而行事非至  
日之方中始在前上處也。此既為樂官明其所教者國子為  
國子謂諸侯大夫士之適子言弟容諸侯之庶子於適子為  
弟故王制云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彼雖天子之法推此諸侯亦有庶子在國學故言國子弟也  
傳言日中為期則謂一日之中非春秋日夜中為期欲其徧至是  
不當為期也。故王肅云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欲其徧至是  
也。箋在前至合舞。正義曰公羊傳曰諸侯四佾則舞者令  
為四列使此碩人居前列上頭所以教國子諸子學舞者令  
法於已也。周禮者皆春官大胥職文也。彼注云諸子學舞者  
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大胥至此版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  
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又云春入學者註云春始

詩疏卷之三

七

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月令仲春  
之月命樂正習舞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先師謂蘋藻之屬也  
此賢者非為大胥也引此者以證此日之方中即彼春入學  
是矣謂二月日夜中尚書云日中星鳥左傳曰馬日中而  
出皆與此同也傳碩人至公庭正義曰碩者美大之稱  
故諸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唯白華碩人傳不訓此及考  
樂傳意類之則亦為大德也故王肅云碩人謂申后此刺不  
用賢則箋意亦以碩人為大德其餘則隨義而釋不與此同  
故白華碩人為妖大人謂褒姒也碩既為大德故侯侯為  
容貌大也上亦教國子此直云非但在四方不並言教國子  
者以在前上處文無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組織也武  
舞故據方舞言也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力比於虎可  
以御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箋云碩人  
有御亂御眾之德可任為王臣。轡悲位反組音祖任音王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六孔翟翟羽也箋云碩人多  
籥餘若反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鄭注禮云武道備  
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廣雅云七孔翟亭懸反**赫如**  
**渥赭公言錫爵**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昇輝胞翟闔寺  
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箋云碩人

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疏有力至錫爵。正  
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疏義曰言碩人既有  
武力比如虎可以能御亂矣又有文德能治民如御馬之執  
轡使之有文章如織組矣以御者執轡於近成於遠以與碩人  
組者摠統於此而成文章於彼皆動於近成於遠以與碩人  
治眾施化於己而有文章在民亦動於近成於遠矣碩人既  
秉翟羽而舞復能為文舞矣且其顏色赫然而赤如厚漬之  
丹赭德能容貌若而君不用至於祭祀之末公唯言賜一  
爵而已是不用賢人也。傳組織至於遠。正義曰以義取  
動近成遠故知為織組非直如組也武力可以治之定本御  
亂也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御字又  
言御眾有文章者御眾似執轡有文章似織組又云言能治  
眾動於近成於遠者又摠解御眾有文章之事也以執轡及  
於如組與治眾三者皆動於近成於遠也此治民似執轡及  
轡又似織組轉相如故經直云執轡如組以御眾有文章  
也大叔于田云執轡如組謂段之能御車以御眾似織組知  
此不然者以彼說段之田獵之伎故知組比其實御此碩大堪為  
王臣言有力如虎是武也故知執轡如組比其文德不宜但  
為御矣。傳籥六孔翟翟羽。正義曰釋樂云大籥謂之產

詩流三三

四

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及少儀明堂位注皆云籥如笛三孔此傳云六孔與鄭不同蓋以無正文故不復改傳翟翽翽謂難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箋碩人至道備。正義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是以賓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是也首章云公庭萬舞是能武舞今又說其籥舞是又能為文舞也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為此籥舞言文武備也言其能而已非謂碩人實為之也何者此章主美其文德不論其在職之事。傳渥厚至一散。正義曰渥者浸潤之名故信南山曰益之以霽霽既優渥是也故此及終南皆云渥厚漬也言漬之久厚則有光澤故以與顏色之潤是以終南箋云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是也定本渥厚也無漬字祭有昇鞞胞翟闞寺者惠下之道皆祭統文彼又云昇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昇於下也輝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翟者樂吏之賤者闞者守門之賤者注云輝周禮作鞞蓋謂鞞皮革之官周禮鞞人為鼓鮑人為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鞞為甲吏也胞即周禮庖人故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且其職供王之膳羞是肉吏是也其官次於鞞人

周禮鞞人亡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閭人王宮每門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以庖人類之則皆非府史不在獻又非士庖人於天子為士於諸侯亦非士引之證此碩人亦樂吏故於祭末乃是賜也知此亦是樂吏者以經云錫爵若士則尸飲九而獻之不得既祭乃賜之故知在惠下之中經云爵傳言散者禮器云禮有以小為貴者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祭統云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士猶以散獻爵賤無過散故知不過一散散謂之爵爵總名也。山有榛。隰有苓。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箋云榛也苓也生各得反子可食苓音。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箋云我誰思乎思零本草云甘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乃宜在王。宜薦碩人與在王位。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乃宜在王。美人謂。山有至人兮。正義曰山之有榛木隰之有苓碩人也。疏。草各得其所所以興衛之有碩人而在賤職可謂處非其位乃榛苓之不如碩人既不寵用故令我云誰思之乎思西方周室之美若得彼美人當薦此碩人使在王朝也彼美好之碩人兮乃宜在王朝為西方之人兮但無人薦之耳。傳榛木名苓大苦。正義曰陸機云栗屬其子小似

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秦蓋一木也釋草云藟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藟今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藟似地黃。箋彼美人謂碩人正義曰上言西方之美人謂周室之賢人以薦此碩人故彼美人謂碩人西方之人謂宜為西方之人故傳曰乃宜在王位言宜在王位為王臣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以自見者見已志也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

使大夫寧於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疏章六句至至也。見賢遍反上同思之至一本思作恩。疏章六句至以自見。正義曰此時宣公之世宣父莊兄桓此言父母已終未知何君之女也言嫁於諸侯必為夫人亦不知所適何國蓋時簡札不記故序不斥言也四章皆思歸寧之事。箋衛女至之至。正義曰以之衛女思歸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  
思彼泉水亦流于淇始出恣然

流也淇水名也箋云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恣悲位反韓詩作秘說文作恥云直視也淇音其有

懷于衛靡日不思於衛我無日不思也所云愛者謂諸姬

諸姑變彼諸姬聊與之謀變好貌諸姬何姓之女聊

伯姊伯姊者未嫁之女我且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云聊且略之

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變力轉反下篇同。吐也。恣彼至之為恣彼然而流者是泉水亦流入於淇水以與行嫁者是我婦人我婦人亦嫁於異國故我有所至念於衛無一日而不

思念之也我所思念者念變然彼諸姬未嫁之女願欲與之謀婦人之禮。鄭唯以聊為且欲略與之謀為異餘同。傳

泉水始出恣然流。正義曰以此連云泉水知為始出恣然

流也是以衡門傳亦云泌泉水也言亦流于淇者以本敘衛

女之情故言亦已也。箋懷至至伯姊。正義曰以下云

靡日不思此懷不宜復為思故以念於衛以下云

知至念者諸姬伯姊。箋聊且至之恩。正義曰言且者意

不盡故言略之辭以言諸姬是未嫁之辭又稱衛所見宜據

未嫁者傳言同姓之女亦謂未嫁也言諸姬容兄弟之女及

五服之親故言同姓以廣之所以先言諸姬後姑姊者便文

流流云三

互見以諸姬摠辭又卑欲與謀婦人之禮也姑姊尊故云問  
明亦與謀婦人之禮此衛女思歸但當思見諸姬而已思與  
謀婦禮觀其志意  
是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沛飲餞于禰  
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箋云沛禰者所嫁國適  
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也沛子禮反餞音踐徐又才箭反送  
行飲酒也禰乃禮反地名韓詩  
作坭音同轉蒲末反道祭也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弟  
箋云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  
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  
遠于萬反注同  
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箋云寧則又  
至伯姊。正義曰衛女思歸言我思欲出宿於沛先飲餞於  
禰而出宿以嚮衛國而以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  
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  
今何為不聽我乎我之嚮衛為覲問諸姑遂及伯姊而已豈  
為犯禮也哉而止我也。傳沛地名至禰地名。正義曰言  
祖而舍餞飲酒於其側者謂為祖道之祭當釋酒脯於禰舍  
餞即釋餞也於時送者遂飲酒於祖側曰餞餞送也所以為  
祖祭者重已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也聘禮記曰出祖

釋餞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  
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禰為行始詩傳曰餞道祭  
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禰涉山川然則禰山行送之名也  
道路以阻險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側禮畢乘車轅  
酒脯析告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  
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大馭掌馭玉輅及犯  
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以此言之轍者本山之行之名以祭  
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知出國而為之者以聘禮烝  
民韓奕皆言出祖則不在國內以祖為行道之始則不得至  
郊故知在國門外也以轍者轍壤之名與中霤行神之位同  
知委土為山言或伏牲其上者據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用  
酒脯而已夫人云伏瘞亦如之明天子以犬伏於轍上羊人  
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詩云取羝以較謂諸侯也故云  
其有牲則犬羊耳謂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尊卑異禮也故云  
馭云犯轍即云遂驅之故知禮畢乘車轅之也以聘禮上支  
既受聘享之禮云遂行舍於郊故知轍之而遂行舍於郊也  
卿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轍聘禮於家又釋幣於行注云告將  
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  
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士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

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  
是在家釋幣告將行出國門用酒脯以祈告故二處不同也  
月令冬其祀行注依中密之禮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轅壤  
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有主有尸用特牲是天子諸侯常祀  
在冬與轅異也轅祭則天子諸侯大夫皆於國外為之大  
馭云犯轅詩云取瓶以載聘禮云釋轅是也又各祖聘禮及  
詩云出祖是也又各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以其為犯轅  
祭道出祖之神為行道之始故一祭而三名也皆先轅而飲餞  
乃後出宿此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故先言以致  
其意韓奕云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既祖即當出宿故彼箋云  
祖於國外畢乃出宿者示行不留於是也欲先明祖必出宿  
故皆先言出宿後言飲餞也聘禮遂行舍於郊則此出宿當  
在郊而傳云沛地各不言郊者與下傳互也下云所適國  
郊則此沛亦在郊也此沛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以聘禮  
遂行舍於郊則此沛亦在郊也此沛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  
以為在郊則此沛亦在郊也此沛云地名則干亦地名矣正  
處而已而此云沛則下云干言別地者下箋云干言猶沛補  
未聞遠近同異要是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所思之  
耳下傳或兼云干言所適國郊者一郊不得二地宿餞不得  
同處言衍字耳定本集注皆云干所適國郊○箋婦人至歸

寧。正義曰此與螻蛄傍竿文同而義異者以此篇不得歸  
寧而自傷故為由遠親親而望歸寧螻蛄刺其淫奔故為禮  
自得嫁何為淫奔竹竿以不見荅思而能以禮故為出嫁為  
常不可違禮詩者各本其意故為義不同。傳父之至曰婦  
正義曰釋親文孫炎曰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然則姑婦尊  
長則當已嫁父母既沒當不得歸所以得問之者諸侯之女  
有嫁於卿大夫者去歸則見之。箋寧則至尊姑。正義曰  
以上章思與諸姬謀今復問姑及姊故言又也不問兄弟宗  
族而問姑及姊也。出宿于干飲餞于言也箋云干言猶  
由親其類也。載脂載牽還車言邁也脂牽其車以還我行  
遠近同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也脂牽其車以還我行  
時乘來今思乘以歸。牽胡瞻反車軸也。邁臻于衛不瑕  
頭金也。邁音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邁臻于衛不瑕  
有害。邁疾臻至瑕遠也。邁云瑕猶邁也。害何也。我還車疾至  
反瑕音遐。害毛如初。鄭音曷。行下孟。疏。出宿至有害。毛  
於干先飲餞於言而歸衛國耳則為我脂車則為我設牽而  
還迴其車我則乘之以行而欲疾至衛不得為違禮遠義之

詩疏卷之三



害何故不使我歸寧乎傳以瑕為遠王肅云言願疾至於衛不遠禮義之害是也。鄭唯不瑕有害為異。傳脂牽至我行。正義曰古者車不駕則脫其牽故車牽云間關車之牽今傳曰間關設牽貌是也今將行既脂其車又設其牽故云脂牽其車云還者本乘來今欲乘以還故。箋云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正義曰釋水云泉歸異出同流肥。箋自衛至渡水。正義曰以下須漕是衛邑故知此肥泉是衛。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須漕衛邑也。箋云自衛水也。音曹。疏。傳須漕衛。正義曰鄆云以盧於。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疏。箋既不至我以此不得歸寧而出遊不過出國故言且出遊竹竿不見苔故以出遊為歸是以彼箋云適異國而不見苔其除此憂維有歸耳。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疏。謂衛君之間不知士有才能不與厚祿使之困苦不得其志故刺之也。經三章皆不得志之事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為官尊卑不明也。出自

北門憂心殷殷。與也北門背明鄉陰箋云自從也與者喻已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為之

憂殷殷然。殷本又作慤同於巾反沈於交反又音隱爾。終

窶且貧甚莫知我艱。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箋云艱難也君於已賦薄終不足以為禮又近

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亦如之。已焉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箋云謂勤也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我勤身

以事君何。疏。出自至何出哉。正義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哉忠之至。疏。志言人出自北門者背明嚮陰而行猶已仕

於亂世嚮於閭君而仕由君之閭已則為之憂心殷殷然所以憂者以君於已祿薄使已終當窶陋無財為禮又且貧困無資充用而眾臣又莫知我貧窶之艱難者君於已雖祿薄已又不忍去之止得守此貧困故自決云已焉哉我之困苦天實為之使我遭此君我止當勤以事之知復奈何哉。傳北門背明嚮陰。正義曰本取人嚮陰行似已仕閭君故以出自北門為喻傳以嚮陰者必背明耳不取背明為義何者此人既仕閭君雖困不去非根本不擇君故知不以背明為喻也。傳窶者至於財。正義曰釋言云窶貧也則貧窶為一也。傳此經云終窶且貧為二事之辭故為窶與貧別。窶謂無財可以為禮故言窶者無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故言貧者困於財是以窶云祿薄終不足以為禮是終窶也又近困於財是且貧也言近者已所資給故言近對以之為禮者為遠也無財謂之貧此二者皆無財之事故爾雅貧窶通也終窶且貧言君於已祿薄是君既然矣莫知我艱摠謂人無知已是諸臣亦如之以頌祿由君故怨已貧窶祿薄不由諸臣故但恨其不知已也。箋詩人至之至。正義曰此詩人敘仕者之意故謂之詩人事君不知已而不去是無二志也已困苦應去而不去是終當貧困故言已焉哉是自決也此實由君言天實為之是歸之於天也君臣義合道不行則去今

君於已薄矣猶云勤身以事之  
知復何哉無去心是忠之至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

益我  
適之埤厚也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  
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以益我言君政

偏已兼其苦。埤  
我人自外室人交偏謫我  
也箋

避支反偏音篇  
云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過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  
亦不知已志。徧古遍字注及下同凡徧字從行偏字從人後

皆放此謫直革反玉篇知  
疏  
王事至謫我。正義曰此仕  
者言君既昏闇非直使已貧

革反更音庚迭待結反  
窶又若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使已勞

於行役若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厚益我使已困於資財

君既政偏已兼其苦而我入自外而歸則室家之人更迭而

徧來責我言君既政偏爾何不去此忠臣不忍去而室人不

知以責已外為君所困內為家人不知故下又自決歸天。○  
傳埤厚。正義曰謂減彼一以厚益已使已厚出賦稅之事

是也。箋國有至其苦。正義曰政事云一埤益我有可減  
一則為賦稅之事政事是賦稅則王事是役使可知役使之

事不之彼而之我使我勞而彼逸賦稅之事減彼一而益我

使彼少而我多此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戰伐行役皆王家

之事猶鴉羽云王事靡盬於時甚亂非王命之事也。箋我從至已志。正義曰。君臣有合離之義。今遭困窮而室人責之。故知使之去也。此士雖困志不去。君而家人使之去。是不知已志。上言諸臣莫知我艱。故云室人亦不知已志。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

一埤遺我敦厚遺加也。箋云敦猶投擲也。敦毛如字。韓詩云敦迫鄭都回反投擲也。遺唯季反。拋呈釋反與擲同。

疏傳敦厚箋敦猶投擲也。正義曰。箋以役本或作摘非。

我人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宜為之已之義。故易傳以為投擲於已也。

摧沮也箋云摧者刺譏之言。摧沮回反。或作催音同。韓詩作謹音千佳。子佳二反。就也。沮在吕反。何音阻。

疏傳摧沮箋摧者刺譏之言。正義曰。毛以為室人更責則乖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箋以上章類之言。詭已者是室人責已。故以為。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

攜持而去焉。攜。充。圭反。疏。北風三章。章六句。至去焉。言衛國君臣並為威虐。使國民百姓不親。附之。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歸於有道也。此主刺君虐。故首章二章。上二句皆獨

言君政酷暴。卒章二句。乃君臣並言也。三章。北風其涼

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箋云寒涼之風。病良雨于付反。又如字。下。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惠。愛行

同。勞。普。康。反。酷。苦。毒。反。惠。而。好。我。攜。手。同。行。道。也。箋

云。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其。虛。其。邪。既

去。疾。時。政。也。好。呼。報。反。下。及。注。同。行。音。衡。其。虛。其。邪。既

亟。且。故。虛。也。亟。急。也。箋。云。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

當。去。以。疏。矣。北。風。至。只。且。正。義。曰。言。天。既。為。北。風。其。寒。涼

此也。詩疏三三

万物以與君政酷暴病害百姓也百姓既見病害莫不散亂故皆云彼有性仁愛而又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同道而去欲以共歸有德我所以去之者非直為君之酷虐而在位之臣雖先日其寬虛其舒徐處儀謙退者今莫不盡為急刻之行故已所以去之既盡也且語助也。箋寒涼至散亂。正義曰風雪並喻君虛而箋獨言涼風者以風非所害物但北風寒涼故害萬物與常風異是以與君政酷暴也而雪害物不言可知。性仁至而去。正義曰以經攜手之文承惠好之下則與此惠而好我者相攜手也。傳虛虛箋邪讀如徐。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然則虛徐者謙虛閑徐之義故箋云威儀虛徐寬仁者也但傳質詰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此作其邪爾雅作其徐字雖異音實。北風其嗜雨雪其霏甚貌。音皆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也。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

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疏。莫赤至匪烏。正義曰衛之百惡如一。別彼竭反。性疾其時政以狐之類皆赤烏

之類皆黑人莫能分別赤以為非狐者莫能分別黑以為非烏者由狐赤烏黑其類相似人莫能別其同異以與今君臣為惡如一似狐烏相類人以莫能別其同異言君惡之極臣又同之已所以攜持而去之。傳狐赤至能別。正義曰狐色皆赤烏色皆黑以喻衛之君臣皆惡也人於赤狐之羣莫能別其赤而非狐者言皆是狐於黑烏之羣莫能別其黑而非烏者言皆是烏以喻於衛君臣莫能別其非惡者言皆為惡故箋云猶今之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也故序云並為威虛經云莫赤莫黑摠辭故知並刺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知是可以。疏。靜女三章章四句易之為人君之配。遺唯季反下同。至無德。正義曰道德一也異其文耳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輔贊於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思得靜女以易夫人非

謂陳古也故經云俟我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靜貞也  
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  
高而不可踰箋云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又能  
服從待禮而動自防知城隅故可愛之。姝  
赤朱反說文作媯云好也說音悅篇末注同  
**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正箋云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  
靜女至踟躕。正義曰言有貞靜之女其美色姝然又能服  
從君子待禮而後動自防如城隅然高而不可踰有德如是  
故我愛之欲爲人君之配心既愛之而不得見故搔其首而  
踟躕然。傳女德至可踰。正義曰言靜女女德貞靜也俟  
我於城隅是有法度也女德如是乃可悅愛故下云愛而不  
見是也姝變皆連靜女靜既爲德故姝爲美色也東方之日  
傅姝者初昏之貌以彼論初昏之事亦是美色故箋云姝姝  
然美好之子干旄傳曰姝順貌以賢者告之善道不以色故  
爲順亦謂色美之順也城隅高於常處以喻女之自防深故  
周禮王城高七雉隅九雉是高於常處也。女德至可愛。正  
義曰箋解本舉女靜德與美色之意言女德貞靜然後可保  
畜也有美色然後可意安以爲匹也故德色俱言之據女爲

說故云服從待禮謂待君子姝姝聘好之禮然靜女其變  
後乃動不爲淫佚是其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靜女其變  
**貽我彤管**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  
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  
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  
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  
云彤管筆赤管也。貽本又作詒音怡遺也下同下句協韻  
亦音以志反彤徒冬反彤赤也管  
**彤管有煒說懌女**  
筆管著知略反又直略反下同  
**美**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箋云說懌當作說釋赤管  
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煒于鬼反說  
本又作悅毛王上音悅下音亦  
**疏**靜女至女美。毛以爲  
鄭說音始悅反懌作釋始亦反  
然而美又遺我以彤管之法不違女史所書之事成其妃妾  
之美我欲易之以爲人君之妃此女史彤管能成靜女之德  
故嘉善此彤管之狀有煒煒然而喜樂其能成女德之美因  
靜女能循彤管之法故又悅美彤管之能成靜女王肅云嘉  
彤管之煒煒然喜樂其成女美也。鄭唯說釋女美爲異以  
上句既言遺我彤管之法故說彤管以有法由女史執之以

筆陳說而釋此妃妾之德美有進退之法而靜女不違是遺  
我形管之法也。傳既有至人君。正義曰既有靜德謂靜  
女也。又有美色謂其變也。遺我以古人之法。即貽我形管也。  
○傳古者至成法。正義曰傳以經云貽我形管是女史之  
事故。具言女史之法也。周禮女史八人。注云女史女奴曉書  
者。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  
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夫人女史亦如之。故此摠云后  
夫人必有女史形管之法也。女史若有不記妃妾之過。其罪  
則殺之。謂殺此女史。凡后妃羣妾以禮次序御於君所之時  
使女史書其日月。使知某日某當御。某日當次。某也。授之以  
環以進退之者。即下句是也。生子月辰謂將生子之月。故內  
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此以月辰將產為文。實有  
娠。即宜退之。故生民箋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是也。  
內則月辰所居側室者。為將產異其處。非謂始不御也。當御  
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乃著於右手。金環不言著略之  
此。妃妾進御。煩碎之事。而令女史書之。者事無大小。記以成  
法也。此是女史之法。靜女遺我者。謂遺我不違女史之法。使  
妃妾德美也。此似有成文未聞所出。定本集注云女史皆作  
女史。○傳形管以赤心正人。正義曰必以赤者欲使女史  
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而正妃妾之次序也。箋說懌

至美之。○正義曰以女史執此赤管而書記妃妾進退日月  
所次序。使不違失宜。為書說而陳釋之。成此妃妾之德美。故美  
也。自牧歸蕘洵美且異。牧田官也。蕘茅之始生也。本  
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蕘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  
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牧州牧  
之牧。徐音目。蕘徒兮。反洵。本亦作詢。音荀。匪女之為美  
共音恭。窈鳥了。反窈。徒了。反處。昌慮反。匪女之為美

美人之貽。非為蕘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箋  
如。疏。自牧至之貽。毛以為詩人既愛靜女而不能見思  
字。疏。自牧至之貽。毛以為詩人既愛靜女而不能見思  
信美好而且又異者。我則供之以為祭祀之用。進之於君。以  
與我願有人自深宮之所歸。我以貞信之女。信美好而又異  
者。我則進之為人君之妃。又言我所用此女。為人君之妃者  
由此女之美。我非徒悅其美色。又美此女之能遺我形管  
之法。故欲易之以配人君。鄭唯下二句為異言。若有人能  
遺我貞靜之女。我則非此女之為美言。不美此女乃美此人  
之遺於我者。愛而不見。冀於得之。故有人遺之。則美其所遺  
之人也。○傳蕘茅至有終。正義曰傳以茅則可以供祭祀

寺流之三

之用蕘者茅之始生未可供用而本之於蕘者欲取與女有始有終故舉茅生之名也言始為蕘終為茅可以供祭祀以喻始為女能貞靜終為婦有法則可以配人君。箋茅絜至人君。正義曰箋解以茅喻之意以茅絜白之物信美而異於眾草故可以供祭祀喻靜女有德異於眾女可以配人君故言洵美且異也言供祭祀之用者祭祀之時以茅縮酒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箋遺我至賢妃。正義曰箋以上自牧歸蕘欲人貽己以美女此言非女之為美美人之貽則非美其女美貽己之人也故易之以為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而高曰臺孔安國云之高曰臺伋音脩舊曰新爾雅云四方急宣公世子名要於遙反惡烏路反 **疏** 新臺三章章四句此詩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已故使人於河上為新臺待其至於河而因臺所以要之耳若已

至國則不須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 泚鮮明貌瀾瀾盛貌水所以絜汗穢

反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泚音此徐又七祀反鮮明貌說文作泚云新色鮮也瀾莫爾反徐又莫啟反水盛也說文云水滿也汗音烏行 **燕婉之求籩簠不鮮** 燕安婉順也籩籩不能備

者箋云鮮善也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籩簠不善謂宣公也籩籩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為之辭故不能俯也。燕於典反又於見反安也婉迂阮反徐於管反籩音渠籩音儲鮮斯踐反王少也依鄭又音仙。

**疏** 新臺至不鮮。毛以為衛人惡公納伋之妻故言所要之處云公新作高臺有泚然鮮明在於河水瀾瀾之處

而要齊女以為淫昏也水者所以絜汗穢反於河上作臺而為淫昏之行是失其所也又言齊女來嫁本燕婉之人是求欲以配伋乃今為所要反得行籩簠佞媚之行不少者之宣公是非所求也。鄭唯不鮮為異。傳此鮮至之行。正義曰此與下傳互也臺泚言鮮明下言高峻見臺體高峻而其狀鮮明也河瀾言盛貌下言平地見河在平地而波流盛也以公作臺要齊女故須言臺又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言水流之盛者言水之盛流當以絜汗穢而公反於其上為淫

昏故惡之也。傳籛籛不能俯者。正義曰籛籛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云籛籛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籛籛不能俯之人因人因名面柔者為戚施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之辭故不能俯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時宣公為此二者故惡而比之非宣公實有二病故箋申傳意以為口柔面柔也籛籛口柔戚施面柔釋訓文李巡曰籛籛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  
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洒七罪反韓詩作灌音同云鮮貌浼浼每罪反韓詩作泥混音尾云盛貌

**燕婉之求籛籛不殄**  
殄絕也箋云殄當作腆腆善也。正義曰釋詁文言齊女反得籛籛之行而不絕者謂行之不止常然推此則首章鮮為少傳不言耳故王肅亦為少也。殄當作腆腆善。正義曰箋云籛籛口柔當不能俯言少與不絕非類也故以上章鮮為善讀此殄為腆腆與殄古今字之異故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言所得非所求也箋

云設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戚施不能仰者箋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戚于歷反下遐嫁反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  
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為于疏。二子乘舟二

是詩。正義曰作二子乘舟詩者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伋與壽爭相為死故國人哀傷而思念之而作是二子乘舟之詩也二子爭相為死即首章二句**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景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

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汎芳綱反景如字或音影愬蘇路反令力征反隘於賣反



駛疾所更反本或無願言思子中心養養願每也養  
駛字一本作迅疾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知所定箋云願念也念我思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歸不顧其生如乘舟之無所薄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而不礙猶二子爭死遂往而亦不碍也故我國人傷之每有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所言思此二子則中心為之憂養養然不知所定。鄭唯以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願言思子為念我思此二子為異。傳二子至不礙。正義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曰以序云思彼壽故知二子彼壽也傳因言二子爭死之由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其言與桓十六年左傳小異大同也此言愬彼於公傳言構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彼子服虔云構會其過惡亦是愬之也此言先待於隘傳言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使盜待諸莘服虔云莘衛東地則莘與隘一處也此言君命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不可逃也壽竊其節而先往傳言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其旌以先此文不足亦當如傳飲以酒也旌節不同蓋載旌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旗以為節信也衛世家所說與左傳略同云壽盜其白旄而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先言白旄者或以白旄為旌節也言國人傷其涉危遂往者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解經以乘舟為喻之意以二子遂往不愛其死如乘舟無所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無所薄猶涉危也謂涉渡危難而取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死下言其影以其影謂舟影觀其去而見其影義取其遂往

不還故卒章云其逝傳曰逝往謂舟二子乘舟汎汎其  
汎汎然其形往影形可見故言往也二子乘舟汎汎其  
**逝**也逝往**願言思子不取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箋云  
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願言思子不取有害  
也。善毛如字鄭音曷何也遠于萬反願言思子不取有害  
毛鄭別。箋我念至不去。正義曰此國人思念之願言思子不取有害  
至故追言其本何為不去而取死深閔之之辭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 二之三



清音萬舞千羽事樂

翰林院編修南昌黃中模彙

毛詩注疏按勘記

二之三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簡兮

仕於伶官

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唐石經伶作冷相  
臺本同案釋文云冷官音零字從水樂官也字亦  
作伶正義標起云箋伶官至伶官其上下文伶字盡同此  
箋言冷氏世掌樂官正義引伶倫氏伶州鳩以為說考左昭  
二十年冷州鳩釋文云冷字亦作伶漢書志冷綸及人表冷  
淪又呂覽同皆用從水字廣韻冷又姓此序及箋當本作冷  
其作伶者俗字耳正義亦當本是冷字或後人改之也五經  
文字云冷樂官或作伶訛亦其證

伶人告縣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和誤縣考國  
語是也

萬舞千羽也

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小字本相臺本羽作舞  
考文古本同案羽字誤也以千羽為萬舞是  
毛義萬舞為千舞籥舞為羽舞鄭所易也正義有明文又  
標起止云箋簡擇至千舞亦可證不知者乃順上傳改此  
箋耳

可以御亂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御治也謂有侵伐之亂武力可以治之定本作御字如其所言非

渥厚漬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正義本也云定本渥厚也無漬字考釋文渥下云厚也亦無漬字故下

祭有舁鞞胞翟閣寺者閩本明監本毛本鞞誤輝案序下正義兩鞞字可證依此正義

其子小似柿子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椽誤柿是也。按一本作似杓子杓即狙公賦

○泉水芋字之或體非機杼也杼誤而為柿耳芋即椽也

思之至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雖非禮而思之至極也君子善其思故錄之也定本作思字如其

無日不思也小字本相臺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無上衍我字十行本初刻無後刻添考正義云故我

以之衛女思歸補毛本之作此

然則輶山行道之名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道衍字以聘禮注考之是也

士喪禮有毀宗躐行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鏜云士衍字以聘禮記注考之是也

我還車疾於衛而返小字本同相臺本疾下有至字閩本明監本毛本同十行本初刻無後刻

○北門添案無者是也此箋而返二字即申傳至字之意若疾下有至字則而返二字無所施矣相臺本非也

刺仕不得志也唐石經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不知士有才能又云言士者有德行之稱其仕為官

尊卑不明也是正義本仕當作士字

出自至何出哉補案經文出哉出字衍

摧沮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則乖沮已志定本集注皆云摧沮也標起止云傳摧沮如其所言非為異本當有誤也今無可考意必求之或定本集注作摧阻也

故以為摧為刺譏已也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浦鏗云為摧當摧我誤是也

○北風

虛虛也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此釋文本也釋文云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正義云但傳質詰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為徐是正義本當是虛徐也與釋文一本同標起止云傳虛虛或合併經注正義時所改也段玉裁云經文作邪鄭始易為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上虛字即空虚字也正義本非○按古之訓詰有此一例如易大傳此者比也剝者剝也蒙者蒙也說文亦云已者已也經傳不可枚數或疑毛傳內無此因舉要之

襖之傳曰要褻也毛公時安得有褻字褻本作要謂此要非人要領之要乃衣裳之要也正與此虛虛也一例古者虛本訓上虛因之訓空虚嫌其義之不可定也故釋之曰此上虛字其義則空虚也如易蒙者蒙也謂此蒙艸名之字其義則訓蒙覆也

○靜女

言志往而行正小字本同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相臺本正作止考文古本同案正字是也終風箋云正猶止也言正足包止義不必與往字對文相臺本非也

定本集注云女吏皆作女史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云字當衍

其信美而異者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說箋云信美而異於眾草又云定本集注云信美而異者是正義本不與定本集注同也但未有明文今無可考考文一本美作善未見所出

非為蕘徒說美色而已小字本相臺本蕘作其閩本明監本毛本亦同案其者其經女字也

唯十行本作黃是誤字

○新臺

之高曰臺

補毛本之作上非也當是土字之譌

○二子乘舟

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小字本相臺本同案正義云汎汎然迅疾而不礙釋文云駛疾所吏

反本或無駛字一本作迅疾正義本與一本同

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

闕本明監本毛本同案經作景正義作影景影古今字易而說

之也例見前餘同此

不瑕有害

小字本相臺本同唐石經初刻遐後改瑕案初刻非也此經瑕字毛遠也以瑕為遐之假借鄭則如

字讀之故易為過也泉水經同其釋文可證也汝墳天保南山有臺等經用遐字即不畫一之例

止

